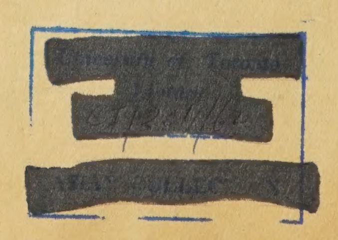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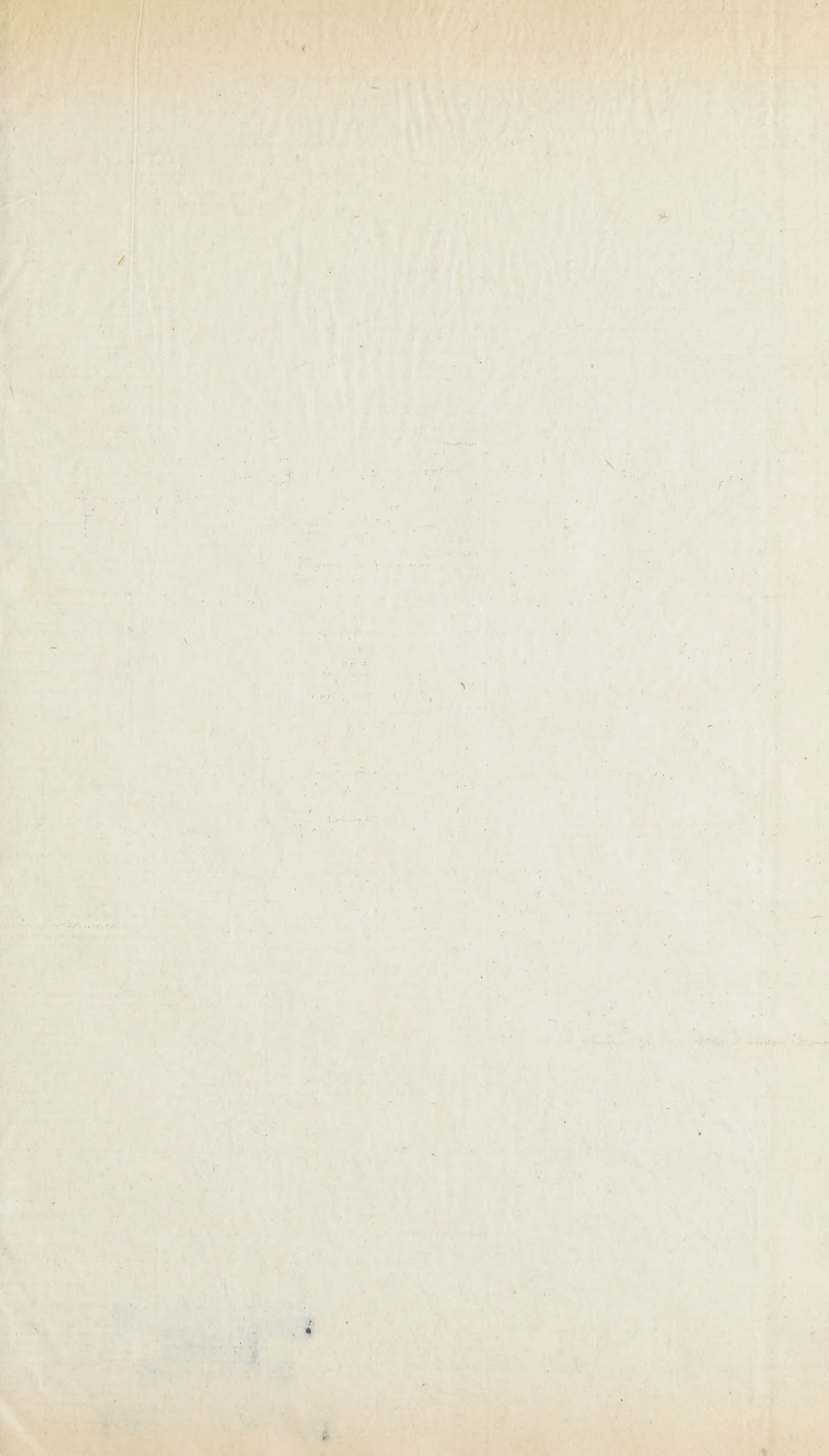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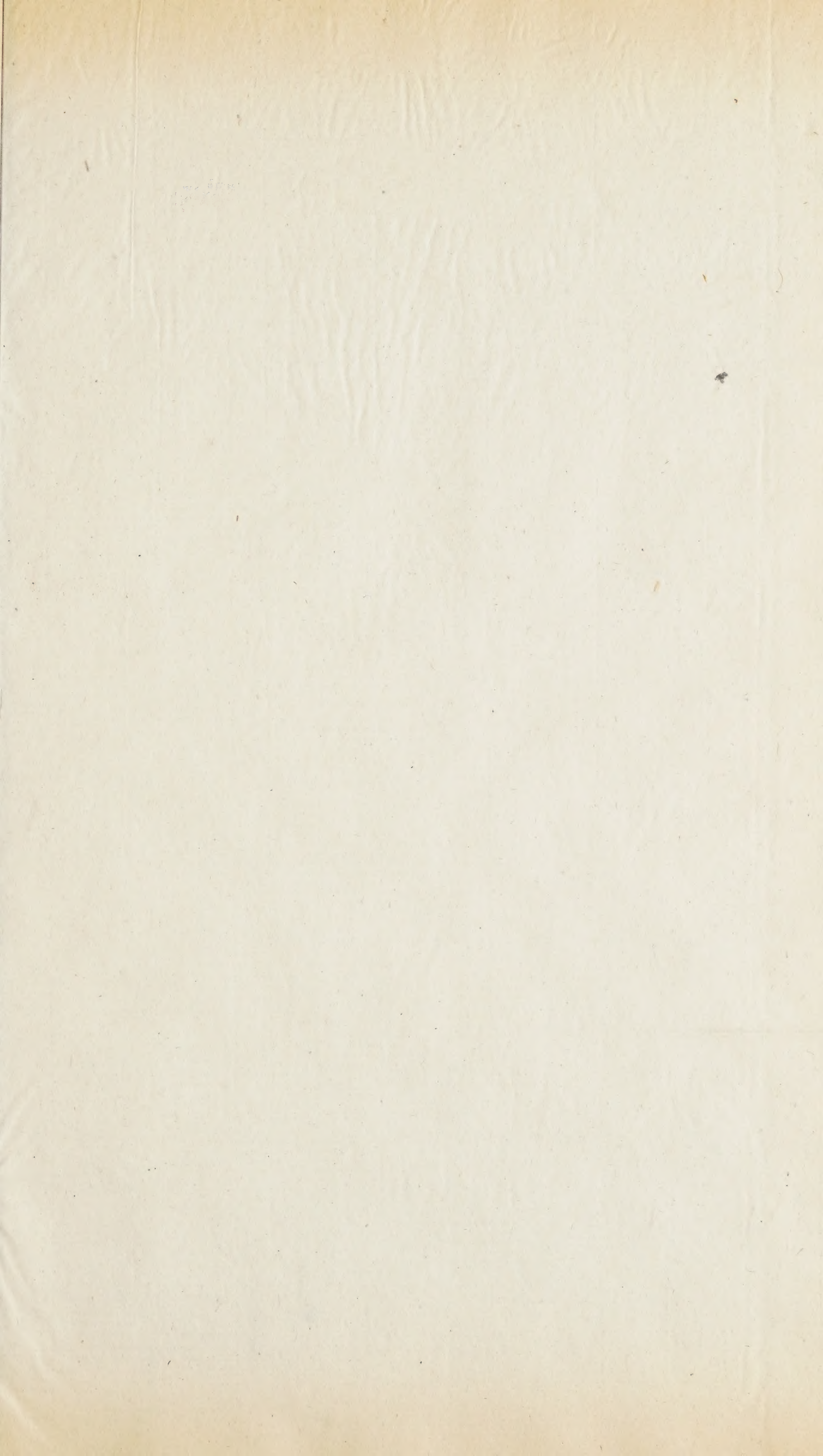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鋮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皋

男　馮張孫近濆

翼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七第二十六

(經)丙戌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林)僚弒公子光立是為闔廬 ○楚殺其大夫郤宛 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

前云會地猶係之會此云在外直外公矣

此篇叙吳光弑王僚事中幅奇妙乃文之正面起段爲甲段作引反將末段倒插于前尾句不爲楚師作結却點與起句反照作對尤精妙獨出之文

近之以取敗亡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
故書名罪宛
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林】外大夫自爲會 ○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 無傳快邾命卿也故書
【林】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無傳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在外邑
故書地 ○將死而借邑伏殺機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이橫插此筆 使延州來季

俞寧世曰弑君君無道也吳僚罷民黷戰乘人之危外失爪牙內空心膂以殺其身因喪而伐聞亂而還吳楚曲直儼如鐵案而僚之罪不容逭矣

爲末段伏脈與叔昭子如鬭法同

子聘于上國 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 觀疆弱 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麇其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 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疆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國不堪役以弑王 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

凡作兩層寫透

○提唐云○

煞筆醒起下有力

是獨居深念語 欲因其師徒在外

連寫七句都是極形其嚴密爲專諸出色也妙筆　羞者執羞者凡寫兩遍其艱其險使讀者亦爲之擔憂而下文成功分外駭疾也　妙在預先摹寫詳細則臨時直劍用筆便得徑疾否則施沓忙亂矣此敘事全在伏筆有法善作地步則寬然有餘　荆軻傳却不預伏偏于臨事細寫疊連轉出別有分外駭疾之妙此是史公雄才獨見奇妙然畢竟是費力事前便固須讓前輩入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照上伏下　王謂聘還　鱄設諸曰王可弑也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按史記母子皆指王僚說言其無奈我何與下文爾身語不接不必從　光曰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夏　分二句　甲

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　掘地爲室○堀苦忽反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坐道邊　至光門　○與親二順一逆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　抱二句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　羞進食也獻體解衣○鈹普皮反　以上是門外事以下是門內事　執羞者坐行而入　坐行　膝行　執鈹者夾承之　承執　及體以相授也　寫嚴急事偏風致　鈹及進羞者體以　兩層都以光提頭　羞者所食授王　光僞足疾入于堀室　惡難作王黨殺巳素辟之　鱄設

傳以闔廬爲主言外知注意季札不討吳先自是季子智有餘而勇不足處自尾伏應不必言看中間叙逆謀持點惟至不廢一筆是亦作者之陽秋也已

兩筆一結吳一結楚收拾簡淨

此獻鈇敗服所不料也

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抽劍刺王鈹交於胸交鱄諸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鱄諸子爲卿　起筆特收久　闔廬光也以季子至曰苟應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

左繡

起手一行將一篇之線提清以下一一分應前半詳寫無極用讒後半重寫令尹信讒末段則用讒者行以自斃而信讒者且還而自病也是一首極有摹畫文字

譖殺郤宛自以無極爲主而將師佐之其寫令尹信讒處正爲下文殺無極起本末以令尹病之作結此六是寫令尹忽然良心發見正是寫無極惡貫滿盈也須知

費鄢雙起雙結中間前半寫無極後半寫將師各以詐畧見輕重令尹則處處串出史記寫田竇之際全學此段筆意

飲酒寘甲兵子惡亦殊夢夢提個直字和字便發爲出脫矣妙　此經書名罪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鄢於晚反又烏戸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取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正義曰此

宛正文故傳特詳之

三段極寫無極兩面三刀字字入情肖甚

此段極寫令尹信讒發怒而將師之趦便快心國人之同心護庇無不見焉筆筆與起句應也

寫國人欲爇不爇尤景意思如活全在兩焉字虛宕得神

只一種器耳不知取何兵服云兵戟也

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唐云一賂字直透令尹心坎始信上頭點睛字之妙讀此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愈見前篇起結之妙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正中下懷不須再計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

兩信字首尾関目
字猶受貨後又寫范献取貨看其極言納君之難凡說兩遍前一遍就舊事說

苦也秉把也秆稾也○菅古顔反秆古但古旦二反○正義或取一片苦或取一把稾言民不肯燒之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始矯令尹之命至此國人不從令尹乃自燔之也正義謂此將帥令衆之辭亦拘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句子與晋陳及其子弟晋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晋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極張本

唐云○國人說之一○篇之主
慮處帶
作者法
賓　主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後一通就近事說前說他天救後說他民助已都回復盡情却又兜轉說個吾亦願納以縱爲擒筆筆警透

兩層都以季氏魯君對起而側重季氏伴收前半只就舊事虛歇後半方煞出雜字兩層只一綫也

此篇當與子猶篇對看同一借端舊事彼拈宋公昭子之死作話頭此便直從起手時事作話頭彼以兩事對說此以兩事串說行文各出心裁自成一片机杼觀此兩文可悟

前半語語爲季氏出脫而曰脩曰天又語語誇張後半語語爲季氏鋪張而曰

此前受貨詳畧各變

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亾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 復猶安也 休公徒之怒 休息也 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

申說處一反一正參嗟不板

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 淮夷魯東夷 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 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 有天之贊有民

數語只是申說

弗敢宣曰如仁國又語語出脫如其言直是不當納不可納并不必納耳

直說魯無成較子猶從君以十回得斬截兩兩對看方見行文各有立意措辭之妙

孫執升曰君子于扈之盟不特見魯三家之横并見晉六卿之强不特見天下之無王并見天下之無伯

子家論事必轉出數意此篇只是一意而九作四五轉一轉一痛不知其是淚是墨矣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事也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補正曰當時諸侯出奔即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故鞅以爲難說得冰冷雪淡○却褒溪他一聲○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三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貨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併鄆亦住不牢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也

此文是兩對格又一頭兩脚格以殺人興謗爲不仁愛讒自危爲不智都用雙調開合對仗分明然前半夫左尹與中廐尹单提下半無極鄢將師雙提藏奇偶子兩對之中因方爲珪遇圓成璧此文兼之

岡是截對然殺人由于愛讒下半只申上半乃是一意斷作兩層説惑字起惑字止首尾回環合兩爲一章法圓密極矣

命題聯前篇爲一評云直而和贍而信讒比而惡之三句是兩段之綱前段敘

鬼神此必敗也無鬼神乎 正義曰況嗚呼爲無望也夫其亟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 不要你管也

前篇國字起國字結此篇亦國字起國字結聯絡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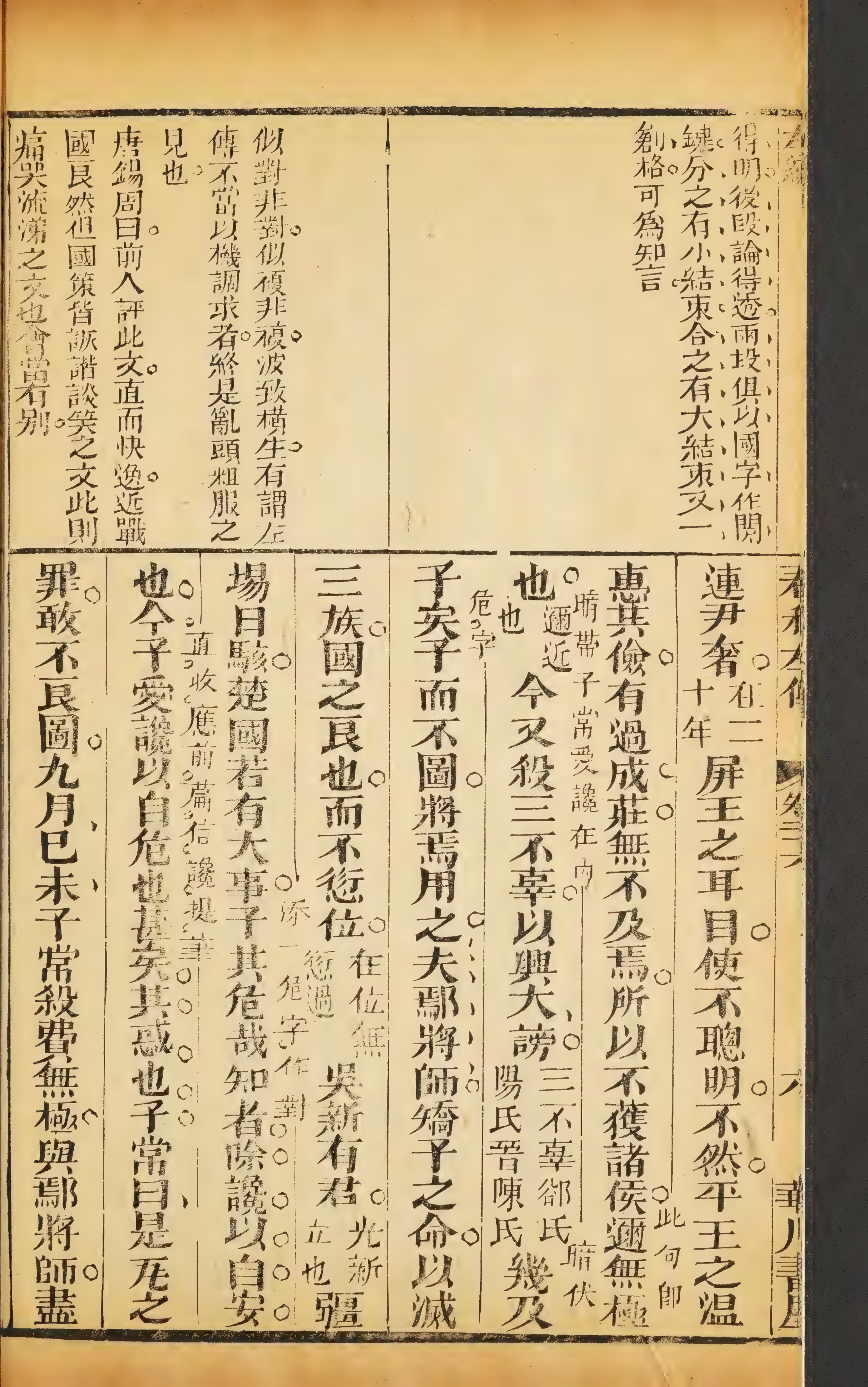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國中祭祀也進胙謗訕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

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

提起讒字

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 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 喪大子建殺

先伏智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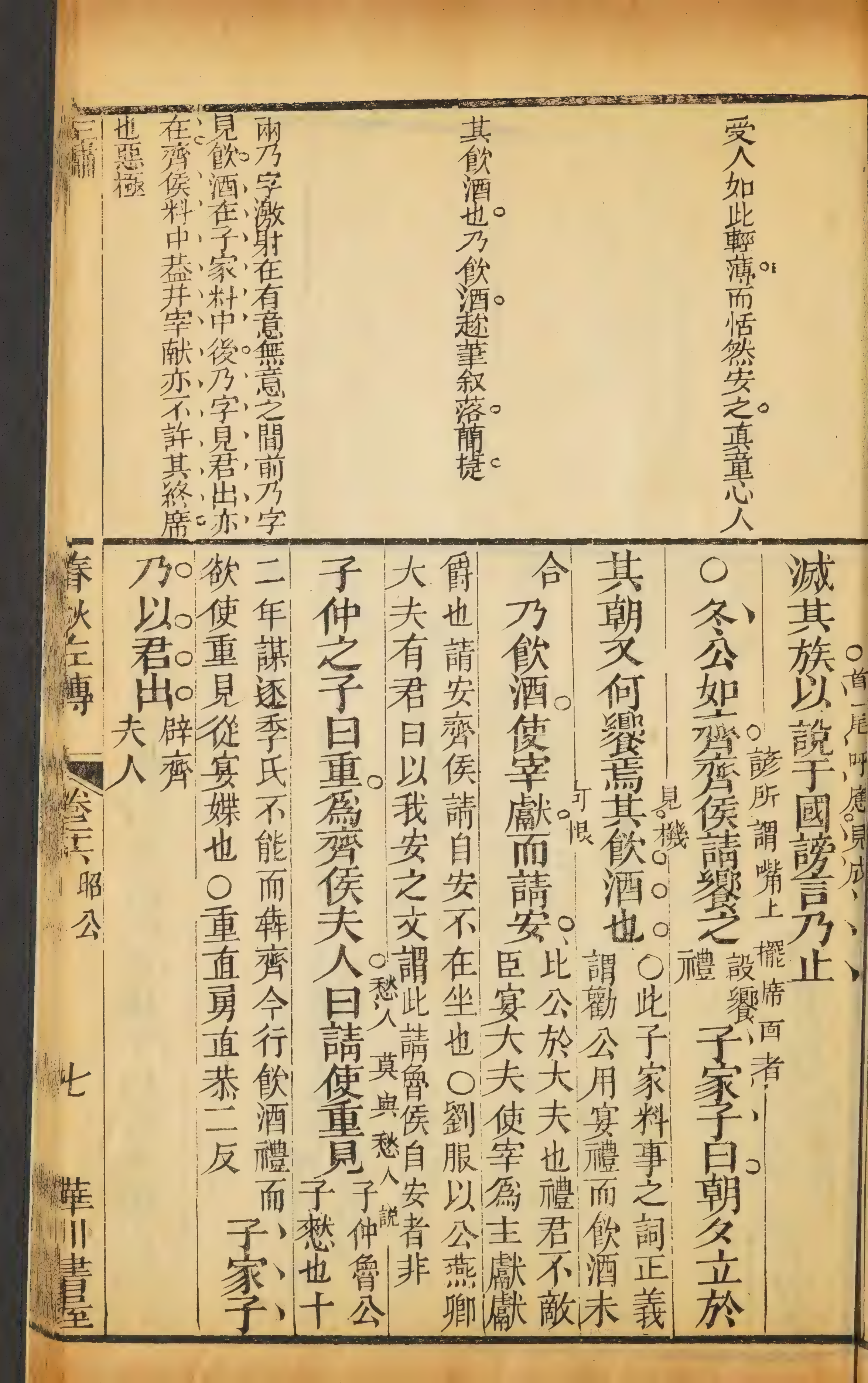


得明後段論得透兩扱俱以國字作閑鍵分之有小結束合之有大結束又一創格可為知言

似對非對似複非複波致橫生有謂左傳不當以機調求者終是亂頭粗服之見也

唐錫周曰前人評此文直而快逸近戰國艮然但國策皆詼諧談笑之文此則痛哭流涕之文也會當有別

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此句即邇無極也晴帶子常受讒在內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晴伏幾及子矣危字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添一危字作對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直收應前篇信讒提筆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



受人如此輕薄而恬然安之真童心人

其飲酒也乃飲酒趂筆敘落簡捷

兩乃字激射在有意無意之間前乃字見飲酒在子家料中後乃字見君出亦在齊侯料中葢幷宰献亦不許其終席也惡極

○首尾呼應完成

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謗所謂嘴上擺席面者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

見機

○此子家料事之詞正義謂勸公用宴禮而飲酒未合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可恨

○此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服以公燕卿大夫有君曰以我安之文謂此請魯侯自安者非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

○愁人莫與愁人說

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重直勇直恭二反

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〇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所以不書戍周 此亦范鞅心照者經
籍秦籍談子

經 丁亥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無傳六月而葬緩 〇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〇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〇 林 定公卒獻公蠆立 〇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〇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〇 林 悼公卒頃公結立 〇冬葬滕悼公 無傳

傳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 〇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

許及此等爲公哭耶爲子家哭耳其亦使逆君猶言也等人來逆君奈何不等人逆而自先到此也

此篇運叙兩人兩事一正叙一原叙本是常格妙在前半单叙一人已畢中間束上落下忽將兩人一總結斷後却另叙一人臨了更不回抱收應一字分明兩人分開兩頭而以中節作一篇樞紐也此合傳中之變格又開後人無數巧

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來先此沒趣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著中暑直暑二反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鄔舊音烏戸反又音偃按地名在周者從烏烏戸反在楚在鄭者音偃在晉者於庶反字林乙袪反皆從焉後傳彌牟爲鄔大夫同一於爰反祁盈將執之盈祁午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

右續
變法門矣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惡如字正義以直為惡以正為醜又烏路反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暗伏食我助亂在內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果是快慭發語之音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

叙食我之殺。却不詳其党祁盈事。而詳其初生。且進而詳其所由生。左氏好誕。蓋爲荀告家備一好証佐。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不敢斥言父也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俞云二〇懲舞後其母曰子靈之

〇一懲滅族兩懲鮮字接剔危陳

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〇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靈公、〇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

〇抱拿〇 山〇澤〇龍〇蛇見解

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〇貉卞白反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是子貉死在宣四年

此篇名言繹絡掩映千秋

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爲黰○黰之忍反○說文作㐱又作鬒稠髮也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甚美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甚惡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纇戾也封大也○(林)四其名伯封謂之封豕○按定四年傳封豕長蛇對舉只作大字解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其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喜本或作嬉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天虎

寫家常事都活寫出一種神理來奇妙之筆何所不有

一篇極寫魏之能舉與祁奚篇別見格調分三層讀一層振起一層抽出另敘一層撓斷亦常法也妙在撓敘又有兩節先列其事整整十句一筆不換次原其意識作三項便整筆換另敘亦有兩節一祭活議語語正大供得義字一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俱嫁事一夫是以身之長幼言也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則當以夫之長幼言矣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狼與豺和妙）（倒敘經作別）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一句提綱）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先撓二句）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梗古杏反（次分十句）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夫鄔縣賈辛為祁大夫太原所

古人云語真難伏得忠字拋斷亦有兩節先以三項參差作對以結首段次以兩項整齊作對以結中段寓變化于常法之中神明于規矩者也

前平寫十八此詳六畧四兩謂字提頭兩畢字煞脚皆文字片段整散相制法

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戊音茂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次資利反又如字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大原孟縣○補正今本作孟丙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邑為名猶魏壽餘邯鄲午之等、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烏即司馬督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

于六人中又抽出一首一尾一以子故一以貌故詳畧之極變者看他自十人而六人而兩人一路由詳而略以略爲詳至末以夫子語兩對收束此等結局自是左氏獨步

魏子本只問舉親戚鱄卻兼論舉善故以親邪一也句承上轉下然本節終以魏戊爲主引詩釋詩只作推論帶說不平重也已伏結處對綜之根

爲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不家而舉不以私也〇補正言非素識魏子謂成照義字鱄〇鱄晉大夫〇鱄音專又市轉反又音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應能守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

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俞云文、武兩証有詳有簡叔向一段証中有証錯落而迯離）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又天福施及子孫○莫亡白反又如字）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

前一段極板重後一段極風趣設色妍妙化工無兩

引古中又引古格法特開後人竊用不一而足顧安得有此雋永之致耶

一云惡一云少不颺想賈辛亦一貌醜人也劉姓賈人恰有一賈大夫故事天造地設吾不知其有意無意矣

祿子孫賴之也襲受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歛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〇正義舊說云一言謂說由上徹由下下執其手以上寫來何等親愛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爲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對收中先用側筆以義字兼十人說忠字单指一人說也後又用平筆以魏戊賈辛都抽出另說也一筆不苟煞甚精

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甚顯句在不可已下兩昔字兩今字整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句在不可已上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應有力應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照忠字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中首尾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詩曰引詩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以對上兩實事絕妙剪裁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魏子非不知足當是撇不過大宗面情耳將者遲疑之辭結句便寫出他決絕來

閒閒布置絕不露一毫風色直干後文一一註明又只自說自話絕不提破本意而自著著打動本人諷諫之極則

或者不知誰何之辭分明子虛無是公也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當以大宗故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故是君家所饒）（大宗訟者之出脫）魏子將受之（俞云食指將動矣）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待於魏子之庭）（魏子朝君退而）饋入召之（又云兩字一句凡六句敘法絕細）（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令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甚）（或他人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妙）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妙妙）

隱隱躍躍醞藉無雙　三嘆兩項用明
一項用暗變甚活甚
結句寫献子不言而喻妙絕孫執升云
其諫也若不知其事其辭也若不因其
諫進言愛言皆君子也可為知言

寫兩頭弃欲哭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妙之極也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
心亦宜然○屬之玉反厭於鹽於豔二反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經〕戊子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次
于乾侯復不見受往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無傳○秋七
月○冬十月鄆潰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分明矣落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召原事已見前故特詳尹固以爲世戒也。

此等人至鄙愧此婦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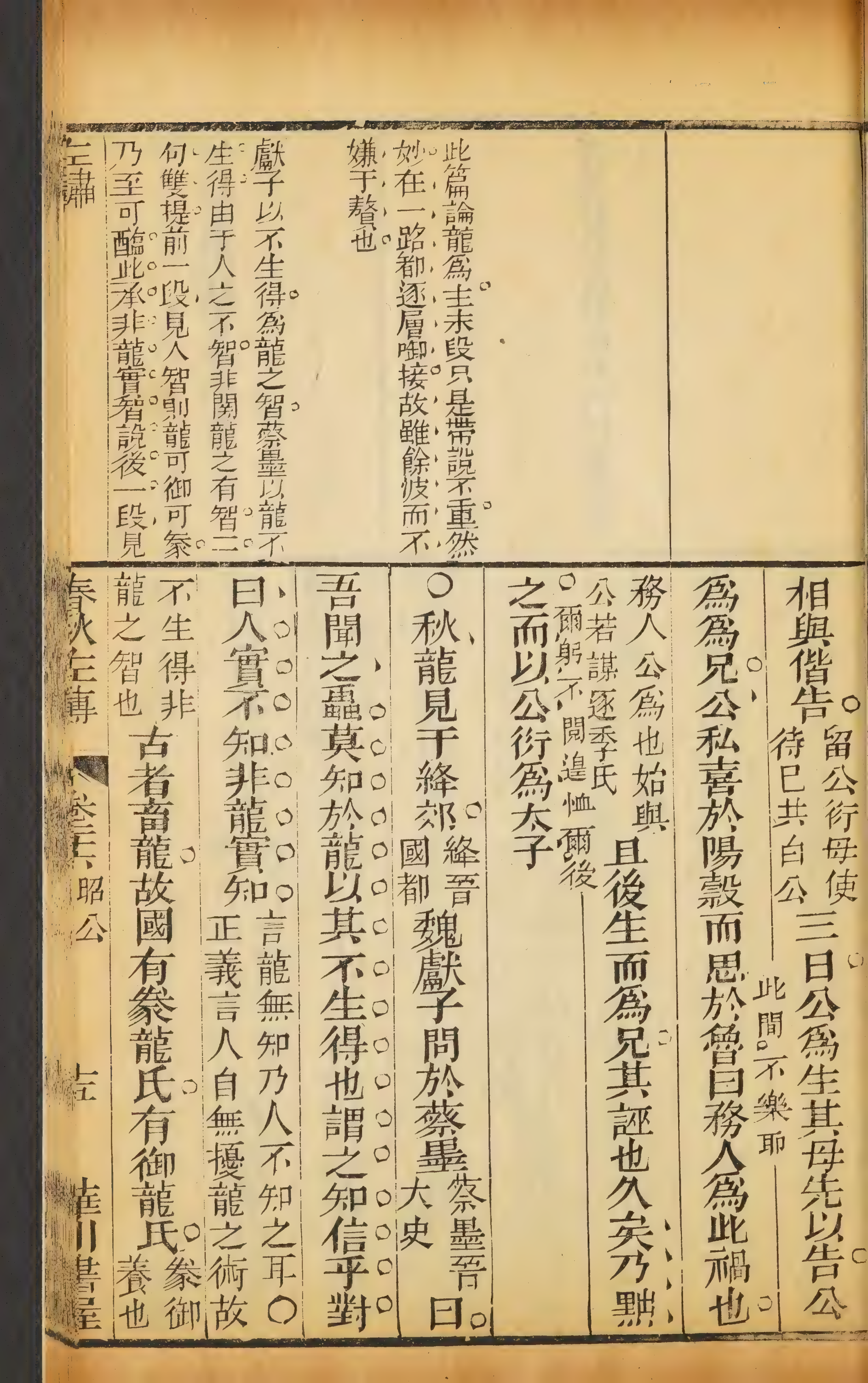
可恨

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言往事齊爲齊所卑故復適取辱 可憐倘晉亦然將奈何 公如乾侯適晉冀見恤

○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鄻周邑○鄻列勉反

聽子家而省馬櫝恩干魯而黜公爲困窮之極始有一啖之明而亦殆將死矣可憐哉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揔是自弄壞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釋畜云馬前右足白啓此馬蓋啓色而夾轅者塹而死○隋塹死也公將爲之櫝○櫝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幃不棄爲理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承奉何於齊侯益○龍輔玉名○正義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輔盛龍之玉函說文云龍禱旱玉爲龍文者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



此篇論龍爲主。未段只是帶說，不重。然妙在一路都逐層啣接，故雖餘波而不嫌于贅也。

獻子以不生得爲龍之智，蔡墨以龍不生得由于人之不智，非關龍之有智。二句雙提。前一段見人智則龍可御可豢，乃至可醢。此承非龍實智說。後一段見

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此間不樂耶）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爾躬不閱遑恤爾後）之而以公衍爲太子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正義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非龍之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

官業則物至官弃則物伏不唯不生得而且莫能物之此承人實不智說順提倒應兩層一綫引易處附會覺尤佳

豢龍御龍平提分叙却仍用遥串章法不板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飂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擾而小反一音饒作擾非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鬷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

只說一半且作小歇插入何故無之一問不過頓挫之法其實與上截一片說去非另起爐灶也。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於魯縣不知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言龍既非智何故不生得也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食不食祿官

又爲末段伏得一筆

宿其業、、。宿猶安也　其物乃至、、、。設水官脩則龍至　若泯棄之物乃坻、、、。無端伏、。泯滅也坻止也○坻音旨又丁禮反　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　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　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賈逵曰祝甚也融明也　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蓐本又作辱　其祀該焉○　水正曰玄冥　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　土正曰后土　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霤力救反○賈逵云句芒祀于

故不生得已結應子圉忽用反掉附會易義還斥寫出許多龍字想見文心之巧。易雖取象斷章取義何妨認眞必執古訓相繩千古無奇妙文字矣

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棄廢也○王義曰先儒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五行相生干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木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今水官廢龍不生得毋不修故子不至也按此只作水官不修故無水內之靈物前說似鑿○○○○○○○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者○在乾☰☰乾下乾上之○○○、○姤☰☰巽下乾上姤乾初九變蓍卦爲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六爻便平放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夬乾上九

故不生得明對莫知于龍卽是曉應人實不知誰能物之明對何故無之却是曉應非龍實知回環細密之極

自是餘波而分合順逆詳畧奇偶一筆不苟所謂搏兎亦全力者非耶

孫執升曰張華博物志王嘉拾遺記遜此曲奧

變○夫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坤土坤下坤古快反曰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又添此筆搜羅得妙乾六爻皆變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曰龍戰于野爻辭坤上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爲皆是眞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皥氏有四叔少皥金天氏

摠一句提分

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修及熙爲玄冥水正二子相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皥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

三句

摠二句束

入列寧世曰讀列子論官知萬物皆備人之理讀史墨論龍見知人能盡萬物之性。

趙荀鑄鼎之刑書却是范氏所爲起處提清後文議論有根妙在晉國亦須點得一筆便見夫子自論晉國大體史墨方論三人本分各有頭項此等提法伏

職脩成少皞之功亦皆爲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 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 此二句無提末 犂爲火正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 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 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 接上句斂落故畧方答社稷故明言爲社 稷田正也 掌播殖也 總一句分兩對詳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烈山氏神農世諸侯○補正賈鄭皆以烈山炎帝之號 自夏以上祀之 祀柱 周棄亦爲稷 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 自商以來祀之 傳言蔡墨之博物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

法直細針容線豈得以平淡而忽之

民在鼎矣四字較叔向弃禮徵書語更簡雋可思

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爲之故言遂○服云鼓量名正義解用橐扇火非是補正王肅家語註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盍用四百八十斤鐵 必是范氏贊成 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序位次也 民是以能尊 俞云度字三揭 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 僖二十七年文公蒐以被廬修唐叔之法 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棄禮徵書故不尊貴○正義民知罪之輕重在于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增加犯罪者取驗于書吏不忌上

上層論晉國郤帶起宣子下層論三人郤抱土國法兩層一串固左氏章法之大凡

論三人處賓主輕重詳畧抑揚字字有法有事

帶論宣

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郤仍重在晉國不使下段語頭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正義曰始晉侯將以上穀梁益耳將中軍是一易次先克以狐射姑將中軍是二易終陽處父以趙盾將中軍是三易若之何以為法俞云為朝歌伏案蔡史墨曰蔡史墨即蔡墨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猶言兩人其為此事交易使亡劉炫謂荀寅加增范氏之惡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語欠明其

不唯書某不書有故并先後之間都有故如此看經乃見細心

〇又云〇爲晉〇陽伏案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爲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經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正于廟〇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赴以名〇林頃公卒子定公午立〇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〇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〇當側重徵過一邊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

此篇大旨只拿定恤其所無一語然只說一面便難醒快看他將小事大陪大字小豈忘共命先自已安放一層中間以先君助執紼陪士大夫不獲數都用

者所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畀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正義曰不先書內有兩意一則非責公之妄以君舉必書今在鄆與乾侯皆輕畧不記似若不足可錄然一則明公過謬猶可掩以被臣逐居于外若顯書之則恥惡尤甚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伏舊字在襄十五年伏豊字今吾子無貳弔葬共使何故○蟜居表反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抉進一步法而以慶其加惰不討其乏。把舊禮做個榜樣末將王吏陪晉大夫又是高一層作反激然後拈一舊字分出兩樣以豐陪省應轉閒不閒作收煞通篇兩意相形反復推敲到底不单不亢珠圓玉潤真足品目斯文

以爲祜也下可以徑落女盍從舊揀入靈王一層慨引古又証今襯托分外有

其時命 隨時共所求 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其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 言不敢忘共事以所備御者多下及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辦之○辦皮莧反 伏舊 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 伏豐字 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輓音晚 若 無一層 伏省字 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不得如先王禮數○補正言不得倫數 雙承側重 恤一層 大國之惠亦慶其加 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 而不討其乏明 暗應恤其所無 底其情 底致也 取備而已以爲禮也 ○正義曰善其有加不討其乏明知

前替他添一禮字作話頭此又替他生一舊字作話頭最是持矛刺盾秘訣兩說窮舌端國策勝場則夫人而知之矣

閒不閒豈與省雙敲最佳

此篇爲吳滅徐徐奔楚傳首尾敘事中間議論自成章法末節吳子伍員問荅自爲後人楚緣起不相合也然將以害吳楚于是始病呼應亦復一綫從俗無不可耳

鄭國致其情實 替他惜分

取克倫而已

靈王之喪 在襄二十九年 我先君簡公在楚 外說輕一含妙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 少也 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 盍何 不也 舊有豐有省不 明應 承前問不問兩可

項且作一頓 而請得妙 此正當恤 尚非

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

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叔之敏 全無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 二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 高輿川撼領一二 使監

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

特提將以害吳一筆文便句句是吳不可害害吳適以自害意警而詞特圓

諫語凡兩層前一層不當疆其讎以重怒之是正說後一層億鬼神寧族姓以待其歸乃是安頓楚子中數語作轉抑揚吞吐風調極佳

一調凡作數轉一句凡作數層最是曲折清勁之筆一孫云三乎字法宕而調逸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總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左氏最是複說處轉說轉有精神）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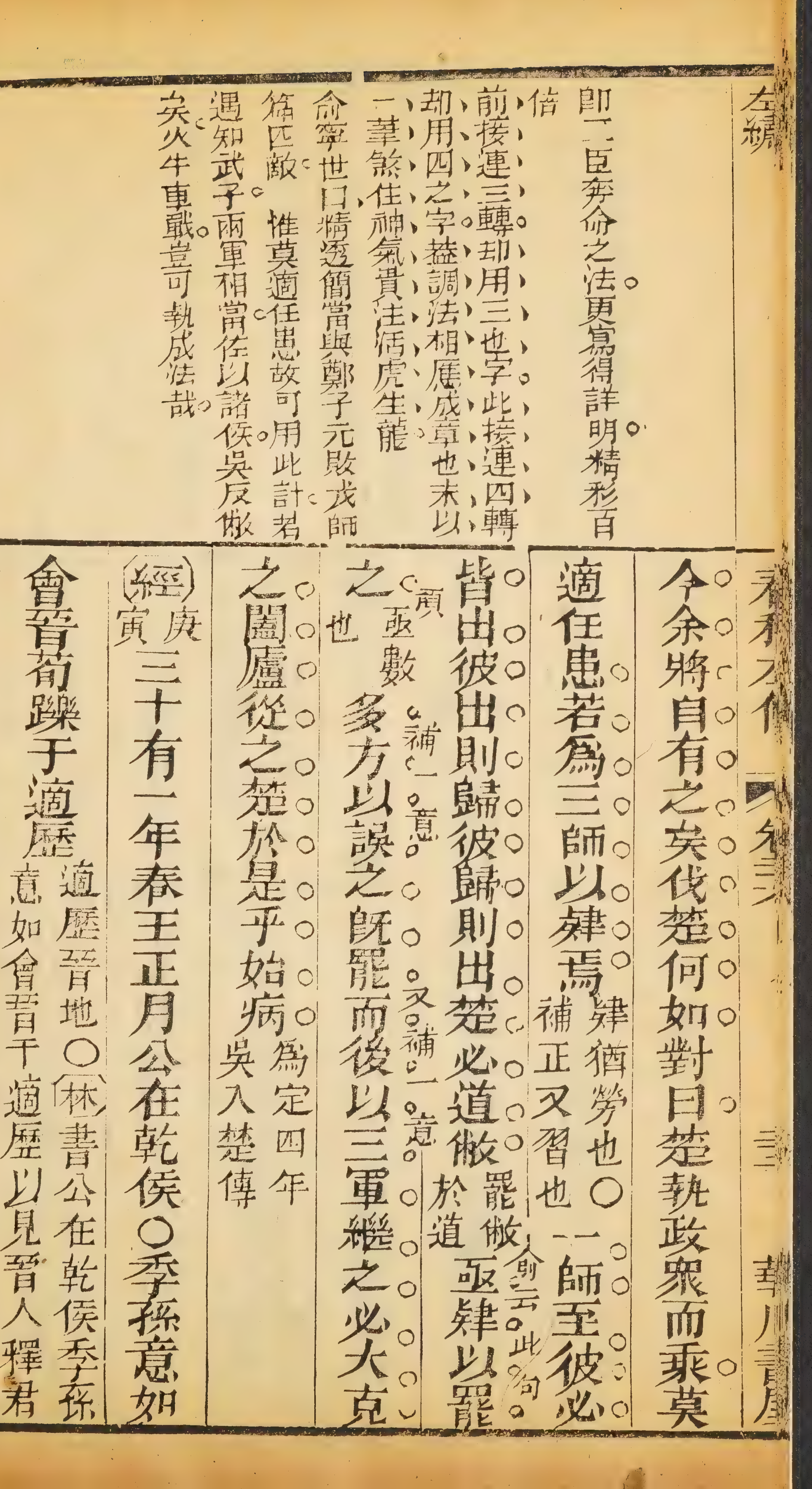
只山水二字一作死字用一作活字用末段叙事照應起處正是照應中間蓋已結下重怒公案橋揚自此始矣

孫月峯曰强讐重怒子西之言誠是然子胥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何不一言及之

一意三轉由淺而深活寫出有心識人

見得不消占志

終不遠矣言其往行可知不久我盡姑億吾鬼神也億安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對將以害吳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以灌徐防壅山水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二執一滅詳畧各變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



即一臣奔命之法更寫得詳明精彩百倍
前接連三轉却用三也字此接連四轉却用四之字益調法相應成章也末以一筆煞住神氣貫注活虎生龍
俞寧世曰精透僩當與鄭子元敗戎師篇匹敵　惟莫適任患故可用此計若遇知武子兩軍相當佐以諸侯吳反儆矣火牛車戰豈可執成法哉

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補正又習也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肄以罷俞云此句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補一意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又補一意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庚寅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晉地○(林)書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而助臣也前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

上傳云不能外內此雖公之失亦外內
末有可合之機耳今則季孫因名而來
且須從君而歸矣荀躒且以季孫不敢
逃死勸公入矣外所有功內又自來竟

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林獻公卒子襄公定立○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意如逆公故荀躒來唁○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文○濫力甘力蹔二反慮音閭或如字林傳言邾黑肱也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于邾也圍戚不日圍衛戚取鄆不日取我鄆皆如二君之辭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

不知能

難得好机會

又換

合編

聽一言之逐不計終身之慼雖欲一乘入于魯師而終不得也則子家之所無如何者也故明年傳增一筆曰不能用其人蓋深惜其失此一好機會矣

通篇作兩半讀依經分傳前半是季孫會荀躒事後半是荀躒唁公事以兩寡君使躒何為服目前責季孫以出後勸昭公以入兩邊各各中竅而一則曰若得從君而歸敢有異心一則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直好水炭之不相合使讀者不暇責季孫之偽而深恨昭公之騃此下筆之有神也

評頭却只換湯不換藥下文換藥矣而病者不服

曰君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

亦奈之何　猶言包得無事　言我為子

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受無咎之任●

補正受猶任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都是預先抵備　示憂　緊接作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分辯不說有君不事卻說事君不得活是只詐別　言願事君君不　肯還不敢辟罪

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

一人不是口角　一轉

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

二轉　雖賜以死亦不絕其後　總上兩項二轉

若弗殺弗亡君之

未會前先寫季孫一邊布置未唁前亦先寫昭公一邊情事兩截卻相隼而立而子家起子家止下截自爲呼應任其無咎起子姑歸祭止又合兩截爲呼應章法完密極矣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云懼壁隹者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好機會更難得言罪已輕重以荅荀躒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逆公歸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孫云談何容易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說得毫無轉舘甚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

左繡

與上伏而對相映都是串通徹法俞云子家明知其僞而昭公認以爲眞絕可憐也　礭

讀至此等處使人悶死

見季孫已當受禍明知何以自誓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亦不忍聽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更無商量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不顧衆人也然已下下策矣事全波注脹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有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

只淡淡寫來不著一辭而多方之誤在目絕精點睛峭甚

此篇全是論斷首段只就本題說以下將書法作陪襯論春秋書法乃左氏自作一首反復條暢文字非如他篇僅僅叙述而已也

開手第一筆以結句為起句纔調亦奇

即就君子發端先虛領一遍

彼此則歸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多出又歸多方以誤之吳左司馬沈尹戌稽音啓又古兮反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唐云因地有名而不如其已○名不如無名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補正傅氏讀至大字為句言人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左繡

攷實証一遍得此陪証文乃濃厚

不爲利回 回正心也 不爲義疚 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或求名而不得
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 ○補正王應麟曰求名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
而宋之盟其名不列欲蓋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
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推此類言之
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獨
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
守先人嗣 作而不義其書爲盜 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
言其尊
不畏彊 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 莒牟夷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
禦之名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 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求適會首三
人皆小國大 言有求上下起下轉折圖動 物事也
夫故曰賤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肆放也

又反跌一遍　得此反跌意乃醒透

再正結一遍

又泛論春秋書法收盡全篇以单論起以泛論結中間一賓一主兩兩對說章法極變極整

齊豹書盜懲肆也　若艱難其身　身爲　以險危大人　大
三叛人名去貪也　艱難　愈肆　人
在位　而有名章徹　謂得　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攻猶作
者　勇名　也奔走
猶赴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　貪冒之
趣也　愈貪　其人名
民將寘力焉　盡力爲之不　俞云球鍊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顧於見書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無禮惡逆皆
數而不忘記
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按數　故曰春秋之稱　稱
惡無禮言無禮者數而惡之也
尺證反(林)　微而顯　文微而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正
稱權衡也　義曰辭雖婉順相
似而旨　孫云此作經作傳深心　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
意有殊　上之人能使昭明
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一筆寫四層簡妙

此等占驗斷屬附會天官家之檄也趙鞅欲并以巳夢附會日食乃尤檄耳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應起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轉宛轉也○羸力果反○轉旋轉也 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巳故問之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郢以并辛政二反 入郢必以庚辰 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 日月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補正傅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牽扯可笑

說來乃全與公無涉

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爲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辛卯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闞口暫反○夏吳伐越林吳始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産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林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信十

跟前傳又添出一層。斷盡昭公出亡始末不单指一端也而公因以客死矣。

吳方罷楚而沼吳者已見其幾倚伏可畏如此夫。

三年十六年戍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爲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日京師而日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

此篇傳城成周上半篇請城成周下半篇令城成周營成周當是一頭兩脚格首從子朝之亂敘入爲城成周作引有大願矣一層且只虛領下方實說本意却又將成王陪襯委重于晉唐皇玄字寫得如許清婉漢入詔令差堪彷彿諸從王命天子有命以爲成命都跟首

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曰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以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存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

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

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

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

段落筆固當以天子爲主也此左氏文字極有體裁處

天子曰特用重筆可以知其著意處矣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考謝前日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旹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次說今日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爲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虛作停頓未便啓齒者吐絶後再說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當初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劉炫作崇文德之教亦通實說目今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垂圖之下又我三句意浸而氣足自是圓潤文字然去峻潔風格則懸絕矣此世變爲之左氏亦不知其所以然

范獻之謀伯音之對一面承上王命一面起下諸侯盜即以此作兩截轉捩也左文求有無中權者

俞寧世曰須看出周是不得已之請晉是不得已之應周分爲兩晉分爲三有由然矣

喻災害○蚤亡侯反○盎指子朝等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三句較上段亦用順逆法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也徵召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盡以爲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俞云先時便如城之天子實云宄○次圖塞責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

左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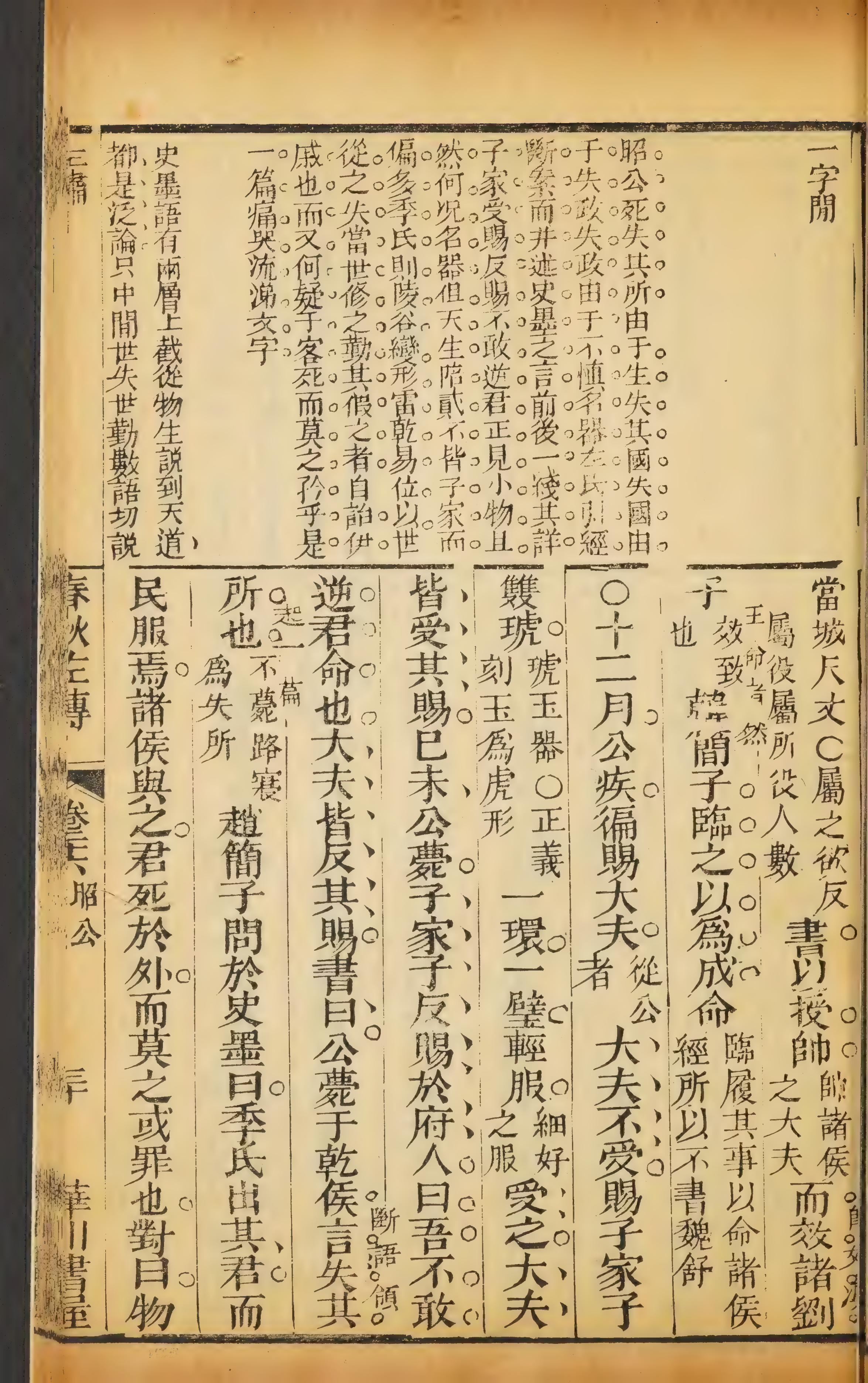
孫執升曰敬王告晉使城成周此東周之又分也春秋書此蓋志世變云

詳此揔見王事之重精神全聚王命不在訕評魏舒

每遇工役即作此種筆法前半是尚書文字後半是周禮文字

令役于諸侯收本節致諸劉子以爲成命幷收中間兩命字以重結首段無

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傒衛大夫）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仞而慎反）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糧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



一字閒

昭公死失其所由于生失其國失國由于失政失政由于不慎名器左氏引經斷案而并述史墨之言前後一綫其詳子家受賜反賜不敢逆君正見小物且然何況名器但天生陪貳不皆子家而偏多季氏則陵谷變形雷乾易位以世從之失當世修之勤其假之者自諂伊戚也而又何疑于客死而莫之矜乎是一篇痛哭流涕文字

史墨語有兩層上截從物生說到天道都是泛論只中間世失世勤數語切說

當城尺丈○屬之欲反 屬役屬所役人數 書以授帥 帥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 效致王命者然 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也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從公者 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器○正義刻玉爲虎形 一環一璧輕服 細好之服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斷語領起一篇 不薨路寢爲失所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

其意未透故復申説一遍季友之生順承世修其勤文公之薨倒承世從其失然兩意不平只重魯君世失一邊故另以爲君不可不慎作歸結却又是推開泛論不惟斷昭公并爲萬世之爲昭公者下針砭也參看師曠論出君篇可以勘作者筆意之變矣

文中三失字九君字乃一篇之眼目也

引詩易俱極鬆快可喜

孫執升曰史墨之言近誣且以奬好趙簡子之于晉猶季之于魯也不陳天澤易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妃音配○此句承上起下下文乃貼陪貳説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重此句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從才用反本亦作縱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詩小雅言高下有變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

之大義乃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文何怪三晉共廢其君爲家人而分其地乎

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强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震如字一音身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旣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

結出本論行文之妙如更上一層樓也

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同懷 杭州陸　偲昊皋
男 馮張孫近濆
巽孫念詒
允孫思廕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定公上第二十七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

經 壬辰 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六月即位而入年即稱元年者史官定策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

凡類敘數事必以一事爲主。用筆方有經重立格方有剪裁此文傳晉執仲幾

囚于古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栱大夫專執于是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卽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卽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煬羊讓反○諡法好內怠政曰煬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菽本又作叔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事自應以仲幾爲主而魏舒作引于前高張作陪于後章法遂如天外三山峯獨秀至前後兩不免與中間必以爲戮又復穿成一綫則連山復嶺中原自靈氣往來也可以見并段之精可以見線索之密已

魏子涖政補正以爲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令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此說甚是但傳往往有一事再見之法以爲兩收而夫刪其一者未確

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爲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據正義前于位是于天子南面之位此易位是易天子大夫之位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自在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魏舒未路甚不足觀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柏椁示貶之賓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

仲幾語凡爲四遍第一遍直是憑空科派第二遍便是趣尸賍誣第三遍已是勉強支離第四遍竟是緣天掉謊寫來字字機鋒却字字使人叵耐皆韓簡所謂無辭者也欲免于執能乎　四遍又作兩項讀前半是與薛宰往復後半是與士伯往復看三代各异物數句一面駁薛一面又譏晉也

（裁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力自捷力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前以踐土爲舊職此處又忽分作兩項遁詞）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

徵人徵鬼。遙天遙人。恰好相對。易位
奸義徵鬼遙人正過篇罪案分明處。

得妙。

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

何甚妙。題甚。矣。

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人所知也典籍故事宋徵於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啓寵納侮本尚書說命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結合城成周句應前合諸侯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

以雙調作宕蕩散起整收也。

此篇叙昭公喪葬事葢完出奔案也中間特詳叔孫一番問答亦所以完子家案而後叙溝墓惡諡并立煬宮而附及焉又所以完平子逐君案一結則無不結也定公即位却只一點葢一則不能正終一則不能正始其事已即備于前後數事中矣　子家一生心迹却借他自家口中總結平子一生罪狀却借衆

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萇直良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與勸合歸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又一道理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幾音祈叔孫請見子家子

篤篤而昔總結以敘爲斷讀者快意作者匠心

叔孫使告一節與前季孫語詳略互見亦甚有詞令

三項回要得又決絕又婉曲風調最佳決絕在三則字婉曲在數也字。凡文皆順逆承應此獨問荅都用一順筆法而自有參差變化之妙作者蓋無不工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未爲卿 君不 恐子 命而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 叔孫使告之曰 家以此爲言故先提破不知識者未嘗強屬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二子始謀逐季氏 始謀不言公衍季欲俱廢昭公太子故并誣之也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 ○唐云反○若字○則字○侃侃○ ○與字通○使○入○開○口○不○得○唐○入○所○云○一○片○小心在王壹 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

之綱也

上兩項明說下兩項却暗說蓋立後從政均不忍掛齒也寫子家自始至終無一懈筆是春秋時才節具備人惜不展其用耳

前半用散中段散中帶整末段用整章法佳甚

傳葬我君昭公事却添一惡謚作對又帶敘立宮筆筆有法

無實也

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讐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

慫

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羈後不詳所終即以其語為了結矣喪及壞隤公

公惡謚知今日悔不當初

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奔出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公穀鄭註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死從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

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林公氏猶言公之墓宅

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

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也○鴐音加

聖人作用行所無事如此

唐錫周曰昭公生死相依不過一子家子耳前段爲子家子結案語語迸出血淚令天下後世有心人自爾心酸昭公怨家仇人不過一季平子耳後段爲季平子結案寫出許多惡迹令天下後世有心人自爾髮指

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林信明也●實也自實其不臣之迹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林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

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正義蓋就祧而禱之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使之無忌則信其見舟而又不料其潛師○此所以處處受虧也得訣只一誘字耳

見舟為潛師計○及即為軍楚計○一策兩用○寫吳光智計絕人○

〔經〕癸巳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二節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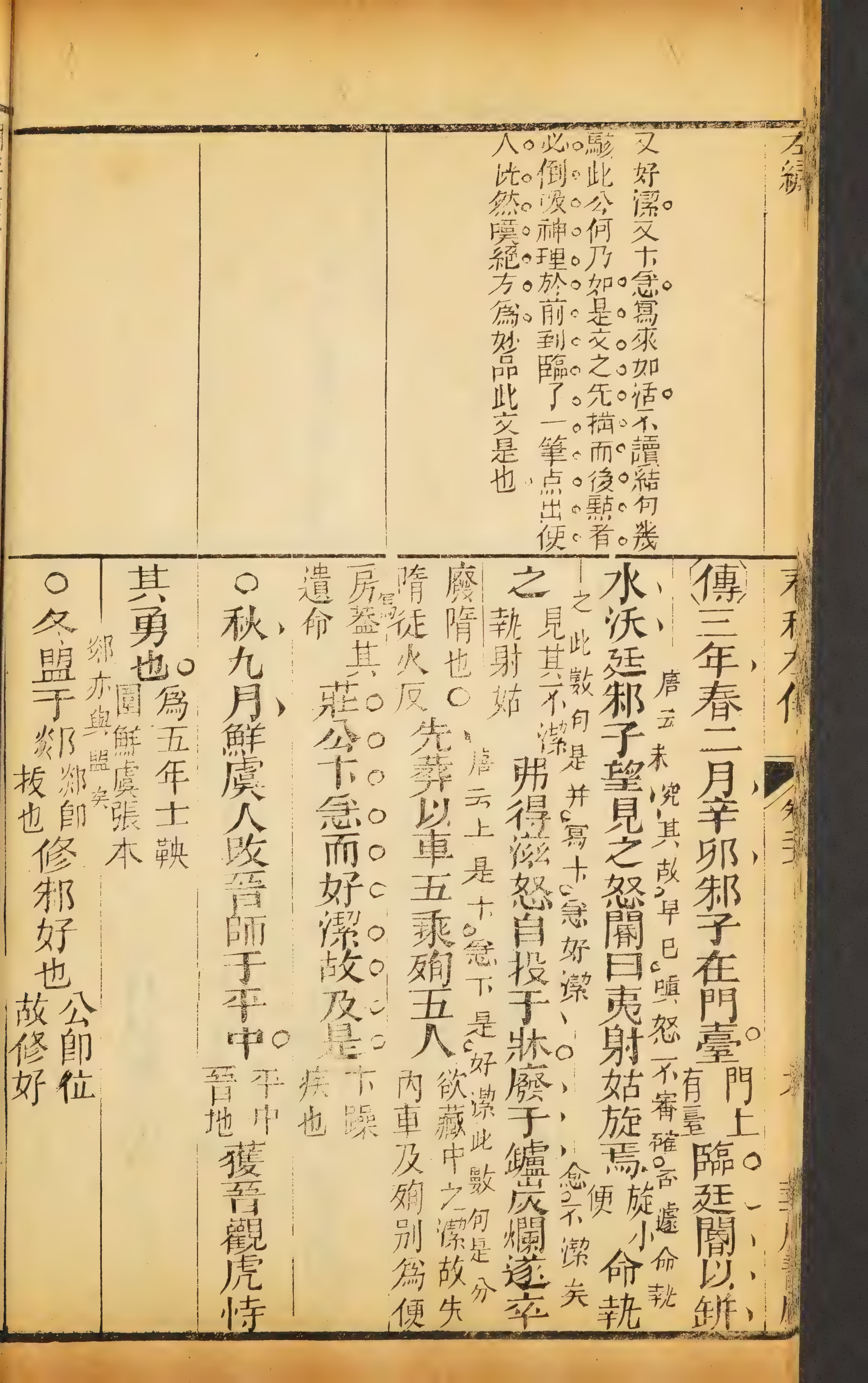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棄親用踈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

此等處自是本與下文爲一首耳不當從先經起事之例。

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閽乞肉焉。（歸遺細君耶）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敲苦孝苦學口交三反）

〔經〕（甲午）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林〕莊公卒子隱公益立）○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又好潔又卞急寫來加倍不讀結句幾駭此公何乃如是文之先描而後點者必倒吸神理於前到臨了一筆点出便人恍然嘆絕方為妙品此文是也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唐云未究其故早已嗔怒不審確否遽命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此數句是并寫卞急好潔念不潔矣之執射姑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隋也隋徒火反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唐云上是卞急下是好潔此數句是分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盟于郯郯郯即拔也邾亦與盟矣修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明年唐蔡同伐楚而經獨書蔡侯以吳子是蔡爲主也故此篇兩事平敘而单收蔡侯須玩一路平中寓側又不露斧鑿痕所以爲工

凡作兩層對寫前一層從主入賓後一層從賓入主畧詳順逆筆法極其圓轉

兩邊互有詳畧然唐所詳從者償馬之辭蔡所詳則其君沈玉之辭也旨趣懸絶而間架不殊乃所謂無斧鑿痕者

詳 此在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此句隔斷有筆法若以亦服其一與上句連寫便參錯綜 畧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此在如楚下 畧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爽音霜弗與亦三年止之另提筆哇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因唐侯弗與故僞請代醉而竊之正義謂請楚許之非 畧子常歸唐侯詳自拘於司敗自拘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其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遺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爲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乙未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林惠公卒子懷公柳立。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八楚竟故書侵○〔林〕晉楚交兵止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爲之也劉文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六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于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若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音生又作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鼬由又反〔林〕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

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會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無傳●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君自立是爲僖公●正義曰三同盟杜註偶脫○六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

○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卽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林)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焉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知此者也○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卽范鞅○葬劉文公無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補正傳氏曰柏舉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〇林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愬之吳吳子興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伐書敗績皆進吳而楚囊瓦貶稱人

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

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〇林郢楚都也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前日吳子今日吳復從其舊號也會黃池書吳而已

此篇首段畧敘召陵之會中段却詳敘皐鼬之盟事固以文重也末段仍回顧召陵作結則首尾相應之定法矣

俞寧世曰蔡侯怨楚歸晉其志甚堅求貨勿得而辭失蔡心矣先蔡于衛以求悅也聽祝佗言乃復長衛由是蔡侯棄晉即吳爭盟中夏晉遂失覇此春秋一大樞要也篇中數關目語敘得分明而晉遂失諸侯句尤宜着眼

傳四年 ● 是年曹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伐楚始 終于召陵

蔡侯去虎而得狼矣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鮮虞 中山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 明日或

趁便帶入

經書蔡常先衛夫子筆削豈不知尚德耶如其言蔡仲率德改行則亦以德封矣有德而加以長兄弟之子自當先衛踐土之盟晉文故欲長叔武以疑衛成兄弟使之骨肉相猜非定例也故經仍先蔡自是以後唯昭元年虢之盟蔡公孫歸生以後至敘衛齊惡下然前此宋之盟蔡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番晉將長蔡乃各復舊職衛却藉口踐土思欲爭勝自是强詞但據他托尚德爲冠冕執蔡叔爲口實反反復復亦頗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多獨自鮀以佞而召陵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前既

旆以會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以卑。承。爲雙。晉於是乎失諸侯縮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嘖仕責反一音責●嘖是煩意杜註本賈逵相傳訓也補正曰嘖爭言也管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而不類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

辭蔡此又欲長蔡正寫晉全無主張遍失諸侯處俞謂先蔡所以悅蔡可謂誅心之論

乃長衛侯干盟全賴此人捷給不贅不得贅又不得今于未會前特着敬子一筆便是預先下了評斷也巧妙固在常法之外耳

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祝奉以從奉社主也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 鮀開口便說上許多公 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 卿行旅從五百人 只行也二字待剎口合只須如此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盟 得一好題目 將長蔡於衛 矣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 欲令蔡先衛歟 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絕妙言餂法 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據史記管蔡世家太姒生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則蔡叔周公弟也今曰兄者正義謂馬遷辟謬看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蔡在會上可知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大音只是尚德不尚年却分作兩層洗發前半重寫尚德而以不尚年作拖筆束上生下後半重寫不尚年仍繳到德字作收煞尚德為王也呼應往復篇法如神　以衛貼尚德以蔡貼不尚年互見處極有分寸

唐錫周曰就蔡侯康叔之兄六字分說合說反說正說橫說竪說無不入妙思并水而泉湧筆非秋而垂露熟讀此等文作窘束題何至如坐針孔中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

回當以此為稱首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周禮鄭註半壁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

孫云此詳於民後詳于土是

五法

單提單束中分三段以兩賓夾一主三分三命是三平兩啓兩疆又是兩對整齊中之參差也

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陪一作倍同步回反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迸彼諍反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劉炫云伯禽亦命書篇名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綪七見反茷步具反又音吠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唐荊川曰使事甚多而文波流動故不板拙

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繁步何反錡魚綺反畛一音真徑音經 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 ○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於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詩相土烈烈 以會王之東蒐 (○詩○此○二語動重之至○乃見主筆) ○為湯沐邑王東巡狩守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 聃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 陶叔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叔 (又一宾) 唐叔晉之祖 以大路○ 密須之鼓 ○密須國名 闕鞏 甲名○鞏九勇反 沽洗 ○鍾名○洗息典反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命以唐

末上生下筆如屈鐵

上半從賓出主下半直從主說起而賓陪在後用筆變甚

文凡四層末層亦賓中主大抵作者命格乃上半兩頭賓中間主下半兩頭主中間賓也配搭整而變妙不可言　兩頭主以蔡先衛猶先蔡兩句爲眼目也

上半三寫命書都是畧筆下半一寫命書却用詳筆而又詳寫一載書以配之

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醒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反折醒甚多而不獲是分也醒唯不尚年也亦有一賓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惎音忌王於是乎殺管叔對大路等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蔡蔡上素達反下如字以車七乘徒對六族七族等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爲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蔡侯其命書云

前後無不相配者　特許蔡仲命詞爲蔡出醜惡極妙括

五叔無官見不但不得長衛與夷叔其弟同是挾進一步法

曹文之昭是本會中一現在証佐晉武之穆又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踐土之盟則正其以舊事爲談柄者也層層襯托柱駁盡情祭花之占生花之筆人成花團錦簇之文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斷題上先衛也一醒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虎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醒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又一醒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覇王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

左傳　上半三段布局甚寬下半接連四層一層緊一層前寬後緊語勢文勢俱有層出不窮之趣矣

則尚德也不尚年也上段自爲呼應不正其德將若之何又合兩段起訖爲呼應截詩格大概不出此法

大叔九言與祝鮀利口捷給相映作者蓋以應變不免尚口持躬不在多言也歟

潘、昭公宋王臣成公王本或作王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正義曰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上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其餘雜盟自以國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焉得競乎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書蔡廸聽衛於盟結召陵地乃陵結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甫于卒牒孫及聲土亞於名度敘及黃父各亦相契臨虎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

柏舉之役亦左氏敘戰大篇也只作兩大截讀司馬戮首以上敘吳師入郢事楚子涉雎以下敘昭王奔隨事通篇以伍員申胥爲起訖前半寫伍員覆楚後半寫申胥興楚分明以必覆必興兩語爲一篇之関目也然興楚于本文只作一引而覆楚亦只于起手一提文中更不詳寫一二直至末段回應重興喚醒結構尤奇

前半又分兩節除首段敘覆楚緣起外逐層按敘戰敗事自夾漢而濟漢而陳柏舉子常奔而史皇亦死矣自清發而雍澨而吳入郢楚子出而司馬亦到矣凡此皆所以照應行人謀楚而爲之吐

怒○復重怒也 無謀非德○非所謀也 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與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

分寫蔡○分寫吳

在昭二十七年 伯氏之族出○郤宛黨 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

始有此陪客

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圍蔡

此何是暗寫伍員處　遥接上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合寫蔡吳　領起前半篇

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嚭普鄙反 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於吳便過入楚

舍音赦又音捨 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 左司馬戌謂子

左繡

其氣也看他步步是鎖上文字

後半亦分兩節除末段敘與楚綫起外遂層摺敘王奔事自涉睢而奔鄖盜以戈擊而由于受之臣欲報讎而鬬辛免之何其急也自奔隨而盟隨子期逃王而已爲王鉏金要言而不爲利何其義也凡此皆所以襯托下臣乞師而爲之作其機也看他步步是起下文字

經書蔡侯以吳子故從蔡伐沈楚圍蔡敘入然文則以吳爲主而吳又伍員爲主看他正敘蔡事中突插行人諜楚一筆又趁便帶筆顯謀楚以陪之而以無歲不有吳師出色寫伍胥然後輕輕轉到蔡侯因之跌出伐楚爲一篇提綱只此幾筆有多少針線在

前人云。果書論。舍舟登陸。深入。章功。劉戌謀。別。屢。昔。

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冥如字或作鄍阨於懈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

受敵。可使。盡殲而有物。敗之。惜。哉。九。三之。爲。禍。烈。也

從司馬戌引入子常、當主也

以武城黑唐發

此節以三謂子常爲片段

敗楚者子常也有一司馬戌而不能用反聽史皇忌克之言其敗宜矣前半出色寫司馬毀舟後擊見其智耻禽免首見其勇而死則既不能謀又不能死徒以其積賄之富爭吳而賞寇前後各寫三戰兩兩相形足使子常媿殺

此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盡說記貨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師　經所以書戰前云伍員謀楚此處獨詳夫槩夫槩者伍胥之替身也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子淞漢我毀舟子濟漢我後擊司馬句與囊瓦同心楚莫有死志我死而楚司入楚蔑有鬪心半渡而後可擊夫槩看着是伍胥帮手左氏敘戰必先敘謀此文而邊敘來絕手强對異樣精神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以史皇陪司馬戍 死 以戰 吳從楚師及清發 清發 水名 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三戰五戰都用折敘法寫 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 出勢如破竹

●正義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雍澨則食者走不暇陳故不數也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 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芊面爾反楚姓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雎七餘反●

楚子所以得脫
後文只見季芈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一人服說是
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郤之○鍼之林反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獨爭令尹之夫槩王欲攻
○官足欲故也寫賄字結局暢入
之○夫槩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
子山叔父逞接既謀而行
能遂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
克聞楚敗故還
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
師而身被創
嘗在吳爲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
是以今恥於見禽
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

文勢在此處作界限而前寫司馬句單一段奇杰後便連寫由于鬬辛子期鑪金許多奇杰乃一氣提出申胥奇杰以與極奇杰之伍員作首尾對伏也機杼一片豈比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者耶

一面襯起申胥一面又對照伍員掩映天成然此正作者不肯明寫伍員報楚之微旨也旌其忠而不諱其功君臣父子之間有權衡焉否則越絕書何難先洩漏家之奇乎

曰吾不可用也已 可嘆 何單布裳剄而裹之 司馬已死剄取其首○剄古頂反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前半以司馬爲起訖片段 傳言司馬之忠壯

楚子涉雎濟江 ○湏涉○涉雎○ 入于雲中 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夢如字又音蒙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 鄖辛上搭下敘法 鍾建楚大夫 由于徐蘇而從 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

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何乃似復楚人語 辛 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 伍君聞此當作何解 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

入郢之後。楚昭全虧依隨返國。故奔隨盟隨。敘事特詳。看吳隨一番往復。及乞師兩次告哀。知此文前半以計謀勝。後半以辭令勝。合之遂成全璧。較前鄢邲溴奓等篇。又換一番色澤矣。

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 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此可以為在君。解弑君罪。應嘲否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語似未了。而起訖利害較然矣 插 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 此句見勢之危。迫生出一段情事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 逃王而已。

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著此句乃見鑪金之力）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名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善退得妙）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鑪又作鑢音慮）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按補正陸氏曰不敢棄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較明）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

忽然回應起手直奇筆也五戰及郢奔郢奔隨事勢不振而文因之讀此段精彩煥發死灰中凛凛有生氣最文家掉尾生動處能振起通身神致豈非千古奇杰之事須得此奇杰之筆耶

虐始于君疆場之患卽燭之武退秦師語但彼猶婉轉此更急直則事勢不同耳末以利動之接連三轉及其未定可以取分亡則全爲秦土撫則長以事秦總是一石咬定要他作速出師歸重末句一面要忠君一面又要踐約直是半点放鬆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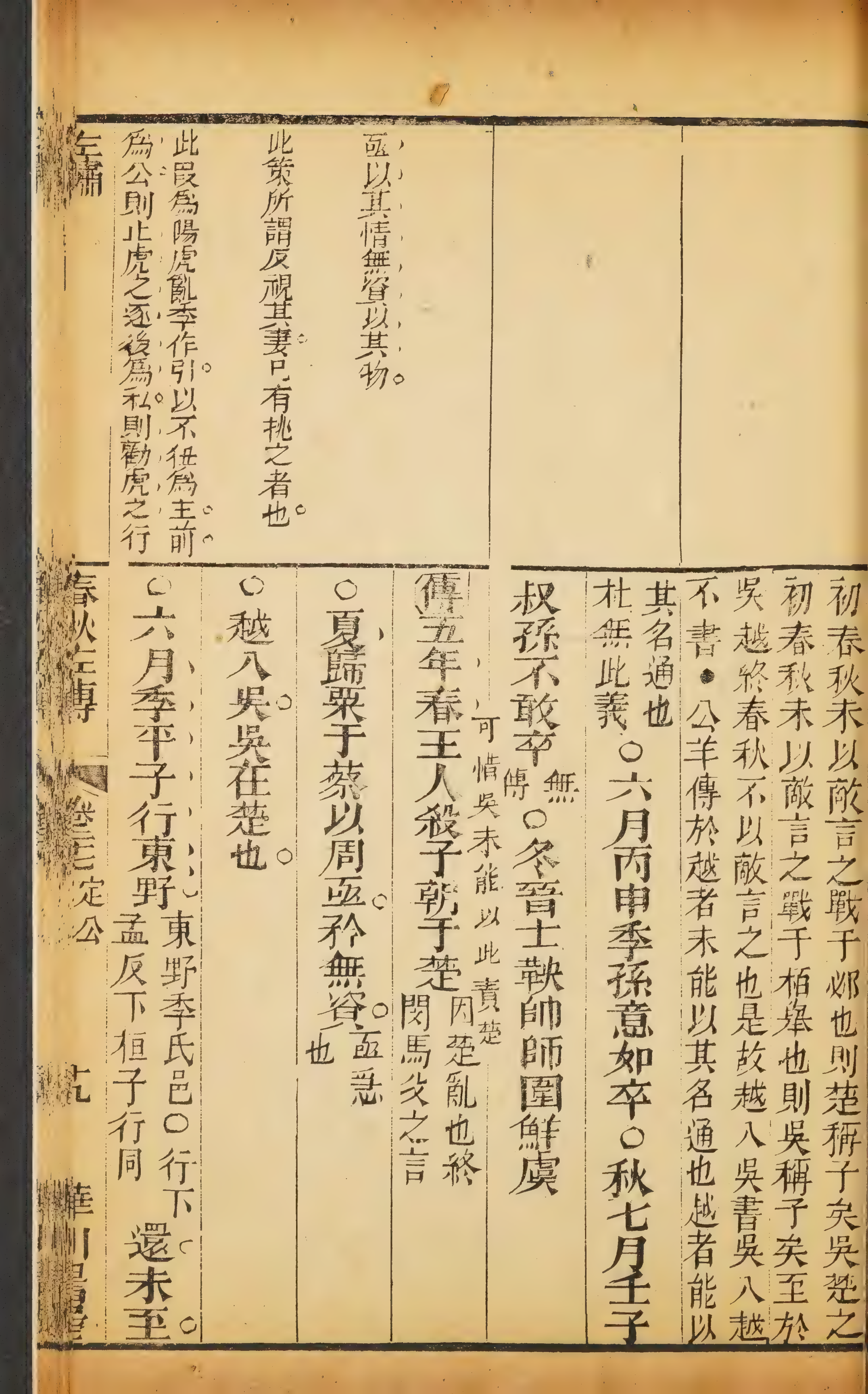
示其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大夫包胥楚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復楚之言已甚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莽舊作茅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取分扶問反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子道　友道　臣道　道　上是害　下是利　妙語　寳句　主句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切極）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〇勺市灼反又音灼）九頓首而坐（每韻一頓首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秦師乃出

〔經〕丙申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〇夏歸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饑乏之故魯歸之粟）〇於越入吳（於發聲也〇林昭定之春秋吳越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于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



亟以其情無資以其物。

此策所謂反視其妻已有挑之者也。

此叚爲陽虎亂季作引以不𢓜爲主前爲公則止虎之逐後爲私則勸虎之行

初春秋末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末以敵言之戰于栢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杜無此義○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可惜吳未能以此責楚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也亟急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行下孟反下桓子行同還未至○

虎之亂季不狃開之也

兩行東野兩弗與弟敍遞說而用對格

敍事總以整[illegible]工

丙申卒于房○ ●補正房疑即防字古阝作𠂤脫其下而為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考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云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封楊武為吳防侯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防陵而常山王敖徙房陵皆二字相通之證 陽虎將以與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璵璠音餘煩 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註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跡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玉不同也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二字承上轉下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 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

此篇正敘申胥與楚之功分兩截讀前段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夫槩王歸後段亦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吳子亦歸兩段各以秦師作提挈極參差事寫得極整齊而兩截中間特將吳師敗楚雍澨作一折尤見此役非秦師不為功結構有法

首句振起全局只七字而有風馳雨驟之勢是謂神來

是強饋人

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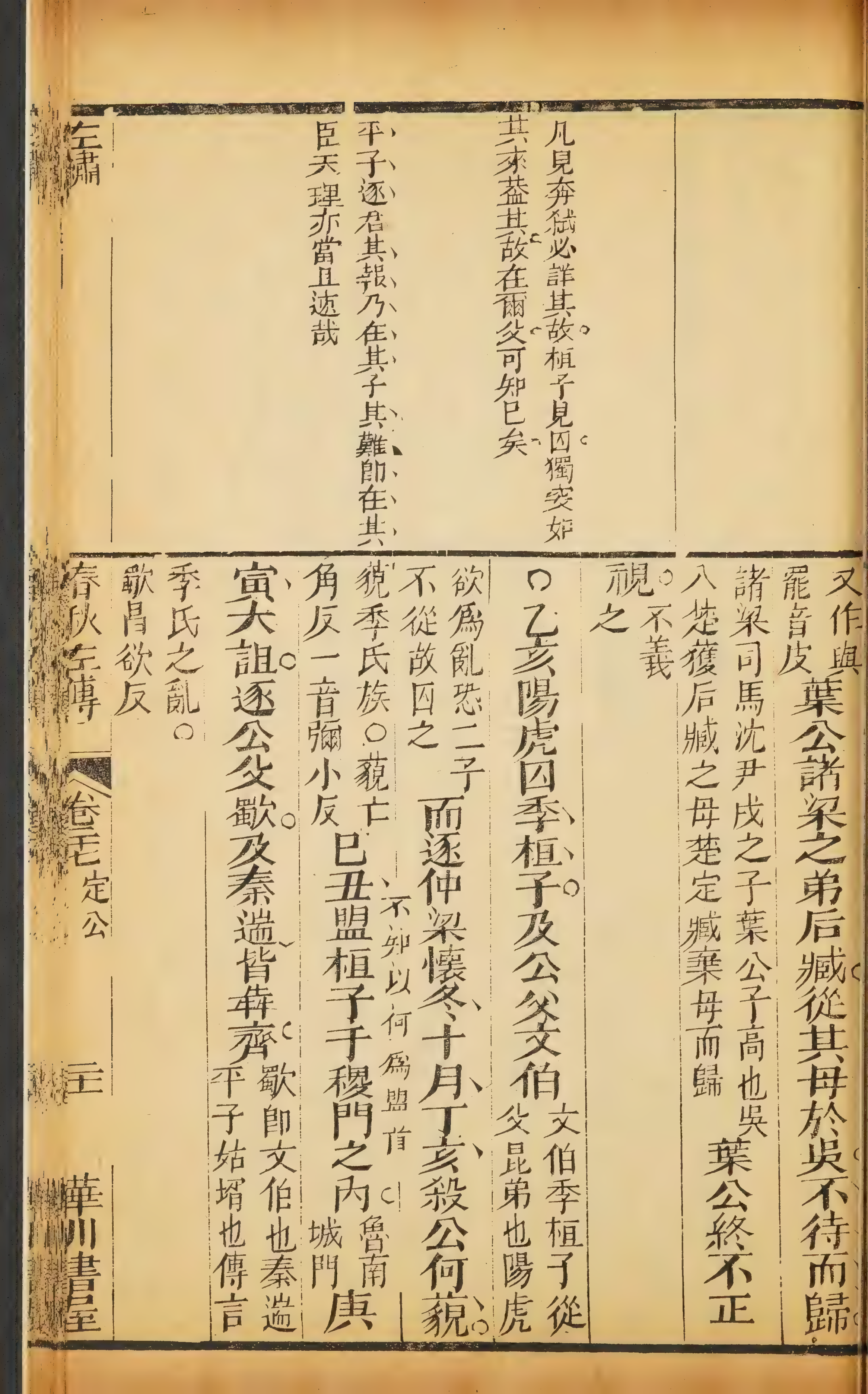
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追敘前事）（薳射楚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反）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

左綉

以一至字跌出兩歸字奇未帶寫兩歸字一是新囚一是舊虛寫吳此行竟一無所得蓋全賴申胥之力也所以表之者至矣 末二事正與前帶敘夫槩自立奔楚相配成章法者

從吳伐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立爲吳王 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號夫槩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唐云備見其六言楚則祭祀不廢孫云前五戰入郢今亦五敗而歸何其行且速也 之谿公壻之谿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闉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闉音因輿



凡見奔獄必詳其故桓子見囚獨奕姬其來蓋其故在爾父可知已矣

平子逐君其報乃在其子其難即在其臣天理亦當且速哉

又作與罷音皮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之

不義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藐亡角反一音彌小反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

不知以何為盟首

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歜昌欲反

此篇敘楚子歸國事首句入郢提起下以王之奔隨王之在隨分領相對作片段是一頭兩脚格

楚子入郢只敘一賞功事而參差各變九人中畧四而詳五五人鬭辛為首却另敘在前闘懷居末却接筆先敘自此而中胥而鍾建而由于一路倒敘大都敘事由淡而濃留趣味事在後作收煞今讀者越讀越有精神此作意處

論常法則以王賞提在首段中下文分敘可耳此處特變兩頭各寫一人中間連寫三人剪裁伸縮是之謂參差入妙已矣 其實敘賞只懷否兩人是正寫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 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詳此語為入郢作註耳 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 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屈其勿居勿二反 敘此為鬭懷作陪 藍尹亹涉其帑 亹楚大夫 重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 寧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惡過也 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 此人見前予本文亦畧 虛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弑

一以當舍故一以遂逃故也前後三人只是閒文点綴行文遂有綺鮮花散之竒。

王之奔隨也下。却敘藍尹涉帑事王之在隨也下亦敘子西保路事兩人都不在賞內正相對也章法奇絕

王也。舍音捨又音赦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一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 此事勝伍君矣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遂逃賞。此事可作傳奇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正義曰于時子西蓋假稱王 敘此亦爲由于作張本不重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 麇築城 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俞迢聯栢舉作一篇評云左氏敘數大戰獨此沓不同他戰或以謀勝或以力勝此戰全是報仇雪耻之師觀前從于胥謀楚提頭後從實叻結穴純以德怨作閑組行文沉鬱頓挫淋漓痛快固巳兼越絶史記之長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袒音但

夾寫生動此事易爲讒人口實亦一時搶点不及耳故由于詘之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 丁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大叔子○林斯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林自宜之季年凡伐不言

此與下如晉篇當合看前一節是陽虎惡季孟子衛而衛侯果使追之後一節是陽虎辱季孟子晉而晉人果兼享之虎之計得矣然衛公叔晉范獻都明眼

公會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至自侵鄭無傳○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往不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儋丁甘反

分明惹事

左繡

覷彼一則曰天將彰陽虎一則曰魯人患陽虎而虎雖狡其如肺肝之如見何文兩兩對寫各以陽虎使三字爲眼目筆法極整而明也

往還出入皆虎所使却不提于首而插点于四者之中是參差法

三將以作呼應未又看一天將以字文周不與不以一整齊法

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衞嬖大夫 提句却作宕筆有致 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 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衞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 正義鼎之名舒不知其故昭兆言其兆文分明也 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 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 無乃不可

空作此語反言似正字字藏鋒露穎妙筆

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

句與華而如公相映

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補正曰恐趙氏陰厚之故爲此言凡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者謂苟

左繡

因上文正對不見會心故另我此一筆以與孟孫機鋒相對文固以相配爲佳

敘子西定楚却從大敗後措手識見出人意表文亦句句作跳脫之筆

敗舟師不敘地敗陵師不敘人一從彼說來一從此說去一敗在舟師上一敗在陵師下字字變也

楚國惕亡不得項于後而插点于中用

不如此將如日何將如河何將如先君何言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語者獻子曰寡君有官得老實然正意子所樂聞也將使其人擇得共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强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爲之于僞反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纍力追力軌二反差初佳反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師○惟位悲反本又作帷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惕字跌喜字亡字呼定字倒句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

筆直變且見又敗之更不可爲以反跌子西乃愈有力也妙絶乃今可爲矣敘事中着議論却只点得一筆奇甚

亂周伐周只似近事不作追敘筆法者以爲晉討鄭之伐胥靡巳見于前公伐鄭傳中也其事不見于前而見于後彼此互讀而後明左氏往往于此等處用暗筆耐後人思尋耳

敘樂祁使晉事作兩半讀見涸以上重知難而行句以下重楊楯賈禍句前虛後實一氣跌到乃執樂祁篇中凡三寫陳寅亦一知幾之士也　三陳寅曰蓋

是乎遷郢於鄀（林）改鄀爲郢故曰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杜）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以定楚國傳言楚頼子西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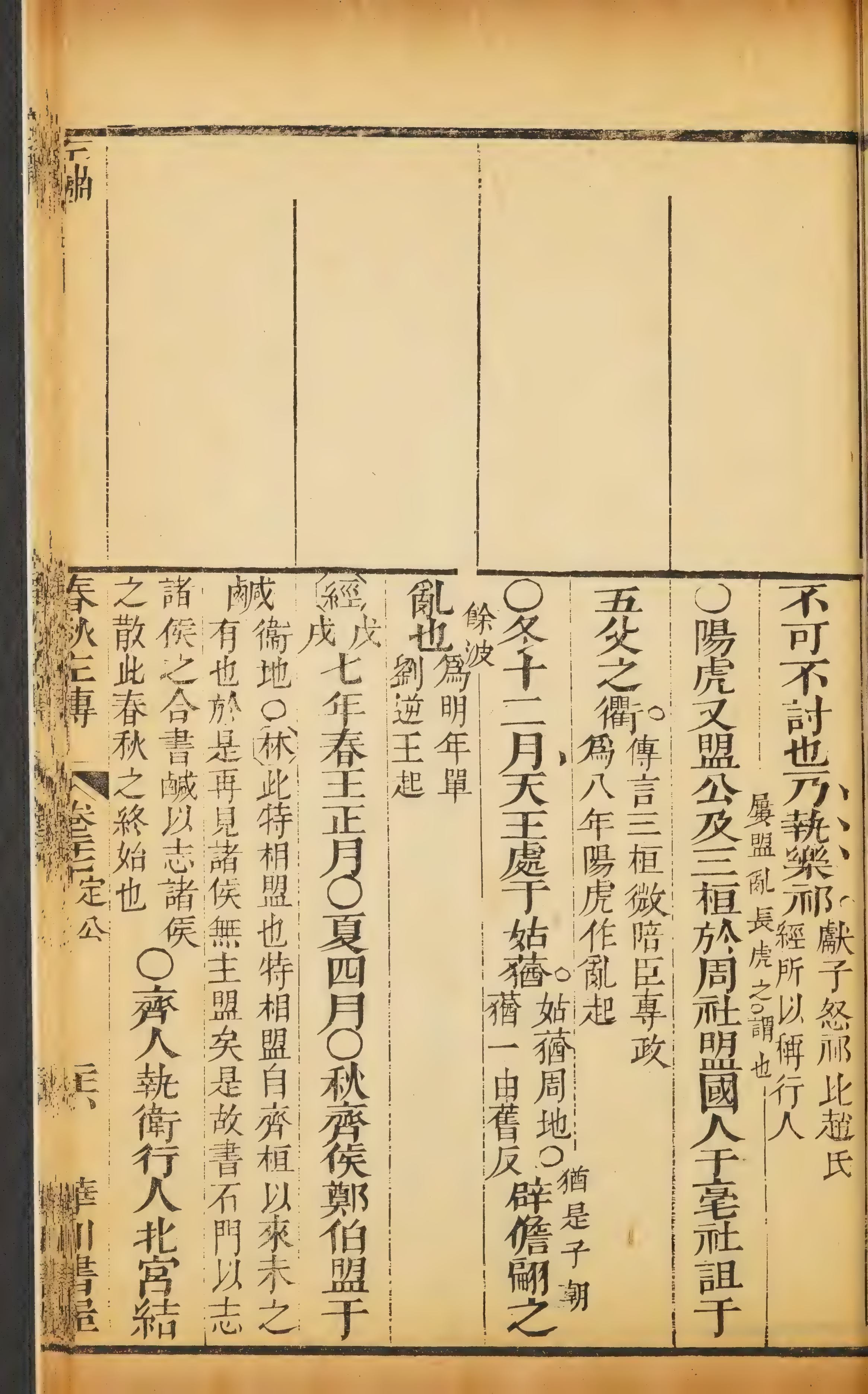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戍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爲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

以前偶後奇爲章法

知難而行伏下賈禍子孫得志顧上立後一順一倒兩截一串矣

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溷侯溫侯因二反）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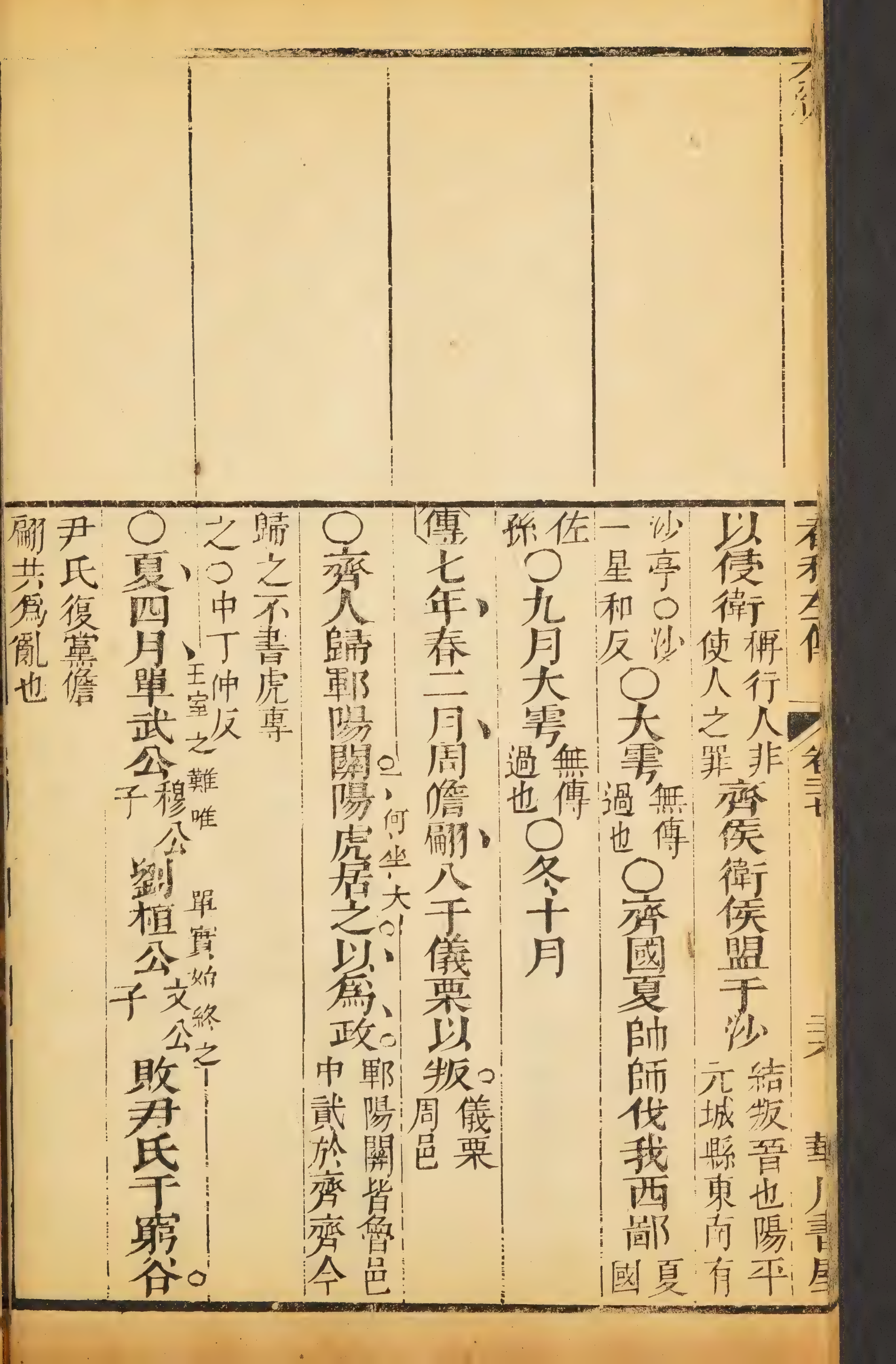
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〇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 屢盟亂長虎之謂也

五父之衢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〇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 ◦姑蕕周地〇蕕一由舊反 辟儋翩之亂也 ◦猶是子朝餘波爲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戊戌七年春王正月〇夏四月〇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衛地〇〔林〕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不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〇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



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沙一星和反○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中丁仲反王室之難唯單實始終之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冀儋翩共為亂也

叛晉是定哀時一大關目論見圖說中

此節叙陽虎欲危季孟于齊也前爲外人所窺此卽爲同類所制亦見其危且孤矣

制虎者處父也却與苫夷平叙專季者陽虎也却與處父平提而兩人固不平也讀後文而知之此文俱得其不露斧鑿痕處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徵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揜耳盜鈴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郎沙也爲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

○捘子對反

○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斂力撿反又音廉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苫始古反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

始終得晉力

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

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 ○黨音掌）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皋

男　馮張孫近濆
翼孫念詒
亢孫思隂　校輯
男　陸麟書雲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定公下第二十八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林見魯之後于棄晉也三月公至自侵齊無○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皐鼬○夏齊國夏林靖公卒子伯陽立

左綉

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林〕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犖之戰公會晉師于士鄭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會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于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皐鼬○柳本或作抑〔林〕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曰遂○〔林〕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

此敘事之小品也平敘三事兩顏兩冉似截對一詳兩畧似前奇後偶兩射一殿又似前偶後奇以上兩事合看一中類一中胥是力與巧對以下兩事合看一退曰一呼曰又是謗與詐對鏡背字機上文聯絡巧變令千載下把玩不釋

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濮音卜）。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林）陽虎欲去三桓而爲此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林）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鬪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强。稱尺證反强其丈反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

之義手也

一且字見其勇一乃字見其誣此傳自爲誑脚不煩訓釋者

此只敘一歸衆祁事將歸而惡其無故只欲其代子旣歸而卒于六行又欲止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仆音赴又蒲北反前覆曰仆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一云偃且顔息人姓名且子餘反非○顔息其詞若有○感焉○其○實○乃○深○責之

○顔息射人中眉○顔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矜以自○師退

冉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目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曾無軍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其尸此非與子梁作離乃故意與趙氏爲注也逕逕爲晉陽起本矣

文以范獻語爲主作兩截譚前半趙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今又執之爲絕諸侯一以無故歸之爲宋必叛後半陳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宋叛棄子不如待之一以宋叛求成不如止尸中間却將獻子私謂作兩截轉捩是以止子承上姑便代子起下而兩截中間又各以歸樂祁樂祁歸爲界畫其剪裁一何工整至此

此與前陽州篇同一筆意彼詳于首此詳于腹趨處完攻齊正文中段以偽啓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上下皆稱士鞅此句獨稱獻子知其以中節爲主矣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大非知溷也不如待之難去後本音矣子自代留待勿以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行戶郎反一音衡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筆結兩歸字止諸州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說文作轒隋陣

左繡

僞總見陽虎以戰爲戲末段陽州舊事郜問紀于廩丘之役作者葢亦以待事名子爲客氣也是一則笑林小品文字以客氣句爲主前特着兩主八字爲客字相映成趣妙絕

曾號秉禮豈猶昧此始尚著因晉尚而尚之加意鄭重之辭耳非素等羔雁而一之也

車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郭主人出師奔攻郭

八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著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逐廩丘八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苦夷凡勉强效擧皆陽州之類也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

此篇叙衛所由叛晉前半寫晉盟之無禮下半寫叛晉之有謀重在下截四段皆以王孫賈爲線索郤卽從不受盟掃入兩截一串又上截以將盟將歃爲呼應下截以欲畔乃畔爲呼應通篇首尾則又以誰敢盟請改盟爲呼應分合皆章法也

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曾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哀十七年傳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吳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之役衛石魋時宋曾衛三國衛爲小故魋執牛耳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正謂主辦盟分器執牛耳也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

左繡

寫晉無禮涉佗成何先總後分字字惡狀僨入巨耐方激得叛晉一番怨毒追王孫趍進數言便自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入神之筆

衛侯欲畔晉而患諸大夫陡提此筆領起下半篇交字振拔可喜下分兩層三節上層兩大夫曰對下層兩皆字對而整散各變使次于郊將行行有日三番頓挫又一頭兩脚格也未以不如畔之作斷首尾曲折盡態極姸

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捘子對反捥烏喚反擠子訐子禮二反排也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總提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簡括公以晉詬語之也詬恥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分兩對整甚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於晉大夫曰苟有

侵鄭有註。侵衛無註。以事之遠近爲詳畧也。

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

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朔日

五句忽變亦變屢激不動只得直說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尚皆字對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

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

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

遂侵衛討叛

諸亂必有其故陽虎則無他故只要巳更孟氏耳却不提明在前而以欲去三桓倒敘于五人因陽虎之下較他處敘法各別左氏手意固多變也

此篇寫陽虎之亂凡作四節讀第一節欲去三桓叙其作亂本意以及順祀戒車皆前一層事第二節前驅第三節刼公斂作亂正項事第四節脫用盜玉斂敗後事節節皆以陽虎提頭而五人因陽虎起陽虎入讙陽關以叛結篇法極明晝其間成宰期[illegible]桓子咋林楚須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正義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是併取先公之主盡入僖

以此句作起筆便平

居然做大

者闔門子言舍爵穿插其間諸人爲辯陽虎爲經作者益極寫一跋扈之陪臣以爲此春秋之盜魁而已矣

陽虎作難因季及孟制之者全虧處父一人即于首段提出凡三寫機警伏一篇之線索而後以帥師請追兩層應之其力只在以壬辰爲期五字中妙絕極紛亂事寫得極清析極倉卒事寫得極次第只是將陽虎與桓子處父相間而寫遂得錯綜而又有條理也

廟而以昭穆祭之也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太廟而食今反下從僖廟亦非正禮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然 此二字是一迹其意非敘其月也然已一辰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兩用矣 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俞云先殺季孫次伐二氏提明伏案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 絫出机警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 机警 與孟孫以壬辰爲期 机警 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 陽虎前驅 孫云接將享危哉 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 驅一毆計亦周矣 越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 咋暫也○咋仕詐反○按咋一音責註暫也即傳婦人暫而免諸國之暫註猶卒也有倉皇乞憐之

未受令日暮擬知繪不必言臨祭市開
與孟孫以壬辰爲期八個字有如組如

意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巳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是指免難而言正義反責其以殺我之事繼先人爲不良非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往言必）（連不不料先告救了季孫）（急）（楚備諸）（本備都）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應往也）（極警）（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旣得入乃閉門）（應還射等）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

舞之奇孟孫爲公期築室于門外壬辰口也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壬辰月也然其妙却從戒都車曰癸巳至有中來

不得癸巳都車矣接壬辰爲期

劫公與武叔 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 魯東城之北門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 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正義言魯人歡喜季孫免于召死之事也 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 嘻懼聲畏陽虎 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 不敢殺

冬如其來陽虎且以將軍從天而下也

挫

否謂接之刻　机警　料定

三家一體例之不可

左繡

帶敘子言一筆亦恰與陽虎作起訖結構天成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辨音遍舍如字

與順祀映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讙音歡

乃向所居之以爲政者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駟乞子子然也爲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盟皋鼬○（林）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林）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于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

反脣處令人絕倒

擊鍾之非可以喪不在此解之。生子之非無可解也則以偽疾許之怨不在大小其于傷心溷之謂歟

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葬秦哀公 無傳

林 哀公卒孫惠公立

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巢向戌曾孫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 ● 補正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逐之使各出居也 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 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

只桐門右師四字亦與一應何其心閒而手敏也

一篇論斷敘案只提一筆卻不斜通身文字都從此一筆洗發也凡作兩層讀前半棄其邪取其忠對是照提筆順說見不當殺但當用後半用其道恤其人對是照提筆逆說見既要用不當殺一往一復洗發透徹尤妙在中間用其道不棄其人兩語承上起下夾在三引詩中作轉捩之筆而單句提單句結文止

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巳子明也明聞之盟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提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正義曰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焉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於免之耳如此說詩最靈活所謂筆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

百字字字筋節也
三引詩兩略一詳前偶後奇有筆意有
章法既參差又整齊管也竿也樹也都
與竹字相映小小着色無一不工

侍寶玉大弓不言所得諱之也亦恕之
也諱之以其歸自陽虎恕之則不復日
之為盜然其焚門出奔請師伐魯逃西
顧東鐵軸侵逃種種猾賊與動則縱不

意也
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
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竿旄何以
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
告之取其忠也
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
見采而鄧析不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
以一善存身
轉
上二係提舉大
意復留得此處詳述詩詞所謂竟法也
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
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
草舍也●正義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
日蔽芾小貌
結
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
為政鄭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秖
為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
以獲 解得仍以得解 獲同中之异只是無心有心謂
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物之成
器可為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用

能自新而革面也斷之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蓋仍以盜目之矣

文子語輕論取魯而重論陽虎凡說兩遍前一遍極寫陽虎之惡又分兩項欲勸齊師是本位正意不利魯國便將對面相形後一遍極論陽虎之不可用節

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正義曰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將此器用以得于物謂之爲獲也

之分耳

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醒甚

承上兩項反復申說曲折醒快之文。詐謀二字。斷盡陽虎一生。乃此文一篇之眼目也。

孫執升曰。自古小人構亂人國者。老成練達之人每早見而保言之。世主不察。而墮其計。如梁武之於侯景。其尤也已。鮑文子一言而齊魯並受其福。此國之所以貴有老成人也。

以夫子斷結。不但結陽虎。并結文子一篇文字。見其言之不謬也。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容 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遁乎。承欲 假仍挽 到首 跟 兼。

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

季孫說。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號

虎願東（反已故許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

賊 賊 寫來宛是戲習

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 鍥苦結反）載蔥靈

鍥軸何益

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名 蔥初江反或音忽 輜側其反 說文衣車 ● 蔥靈即窗櫺）

必不遠 楚 奏 賊 賊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此篇敘齊伐晉著筆在先登上以東郭
犂彌為主前兩兩讓登後兩兩辭賞寫
來都有醞藉雋永之致而起以敝無存
作引末以敝無存作結中間另以衛侯
當牟之勇相形章法最勻最密
看來雖寫書彌諸人其實只寫齊侯蓋
齊侯首畔晉而伐盟主意在與君代興
耳夷儀之戰無大規模致邑賞功恤死
寫他只向小小處捉摸可以料其終矣

諸家皆以齊師克在和但欲中節自為
下觸字伏案不當并作讓解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詩也
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室之為取婦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
又在東郭前 觀此知下
又難于登故言以讓祢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
闘死於門屋霤下也
東郭書讓登
登賊非人所樂
故讓眾使後而
已先登○樂
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
一五孝反
者絕而後下
恐書先下故文謫
以讓之下入城也
書左彌先下
書從彌
言左行
彌遂自先
下亦讓也
書與王猛息
止息
戰訖共
猛曰我先登書斂甲
斂甲起欲擊猛
亂句已卯去
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猛笑曰吾從
○曩乃黨反

不夾敘此段則讓登辭賞兩事接連局
雖緊而氣嫌窄促矣此養局之妙也

○吾猛○含○從在冑于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正義說文云靳當胸也蓋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杜言靳是中馬之駕具中馬服馬特許千乘為當半先下註御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直以一人當千乘矣○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

驂靳賓旅前後相映語甚新而雅

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荅謝衛意○禚諸若反媚武冀反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幘音策又音責說文作齻公使視東郭

●補正傳氏曰幘以巾髮卑賤所服

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貺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正義蓋始以士服次大

詳此與娶高國相映

夫服次、、、、、、○犀軒卿車以先陷不答者大
卿服也先歸其衣○與之犀軒與直葢直葢高葢而先歸之坐引
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坐跪也親推之
三○齊侯自推車輪三轉

〔經〕辛丑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夾古洽古協二反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林〕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讙龜陰田以是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闡言取鄆讙龜陰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

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　○宋公子地出奔陳 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無傳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爲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

當合下篇讀蓋直點兩經爲夾谷傳首尾亦連經爲敘法

此篇見大聖人行道之端有經有權分作三截讀上截却兵下截辞享都以德禮爲正已正人作用此是經處中間更定載書不激不隨人已兩得此是權處

俞寧世曰犂彌料孔子以爲有禮無勇孔子三制齊人全在禮中發出勇來此聖賢與俠烈分別處寫得最高

首段不責齊君而直斥萊人乃是把好人與齊侯做也宜其聞而遽辟之矣單領一筆整應四句總斷三句單收一筆字字正大和平左氏敘述夫子語煞小心在　中七句着着柴來只四字悠去秋殺春生造化在手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補正在今萊蕪縣舊說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服註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贑榆遠非也孔丘相相會儀也 言字一篇之主三段皆以夫子提頭也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 勇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裔以制反●按本作裔說文衣裾也故下與夏對舉逷遠之義 提彼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爲不祥於德爲不善

中叚語與晏子奮慶之盟同自是當時有此一種說法夫子使無還揖對亦初不求异人只是行所無事而已　以此田共此命于我未病而可以復我故物不求加于人亦使人不能有加于我而又予人以易從大聖人何等作用也

未曾辭享開口却責梁丘據子奪處使人不測其實與兵萊人同一道理不要傷觸主人此即寓之以德禮自處而因以禮處人者也　赴勤執事是後一層說東不昭德是深一層說中以兩意反復寫得其不具都不是則享自醻然

衍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用人法無還魯大夫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正義田得汶陽之田足共三百乘賈逵謂諱以三百乘從齊師故不書盟非是聖人使負使之詐作用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亦揣兩不字與前回

而止矣

單結齊人歸田一筆與起孔丘相三字對看過化之妙左氏亦悠然神往于筆墨之表矣

遠僻之不果享都于本段即結中段事却留于看末作結并結通篇結得奇變之極

魯齊盟曰前后言兩君中答還而字後齊魯並稱曰古地甚處絕不相讓

唐錫周曰請以三言品之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孫琳升曰夾谷之會辟諸大造特陽春之一氣耳看做驚天動地反小了聖人然實有光于黎丘踐土之役則一相重于諸侯也

此備田宾入主前叙後斷分明為勇而

○不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犧許宜反又思何反●鄭衆周禮註犧尊飾以翠羽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象尊畫象皆于尊腹上王肅以為犧牛象之形而背上負尊未詳孰是

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秕音鄙又音比又必履反稗皮賣反勇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僞詐故以禮距之

甲車未發而田已歸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矣妙絕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

無禮者宜痛下針砭也

寫涉佗特勇而驕下忽着反役二字正見死之速處晉人討衛數語本在前報夷儀文下夾敍于此爲涉佗寫得出其不意蓋且門植立極其爲與時業已兵

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卽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邯鄲音寒丹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千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鬭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唐云死名捌至矣猶十分有尋可啓門伶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日中不啓門本不動以示整●正義皆至謂其徒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授衛侯手故鑿字與造字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在其頸矣絕倒

只就詩点一遄字寄慨無窮

此篇左氏以閒細之心弄失曲之筆寫變說之人之事語語活着看到是傳中第一首機巧文字

只出色爲一駟赤首段敘公若事爲侯犯之叛作引寫圉人事又即爲工師之巧作唱已自妙絕然未有若後文之愈出愈奇者也凡作三大段讀第一段誘其求事于齊待其既從而以宣言遷郈激衆異第二段誑其請易于齊待其既諾而以周呼師至動衆圍第三段則以將射劫脅力又以先行獻殷勤待其既出然後輕輕借數甲作收科而屢圍弗

前引一言……

成何奔齊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詩鄘風 遄速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氏之族 藐音邈又亡小反 邈音莫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 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 暗置之死地也 廝養卒固不足 武叔之 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 圉人 入 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僞爲固陋不知禮者 以劍鋒末授之 少

克之師不煩一兵唾手復歸于魯矣文段段以駟赤作提前以兩謂侯犯對敘後以射甲數甲連敘合來是前偶後奇章法不解其間架未免目迷五色耳

儀以器授人刀卻刀授頴削授柎鄭註頴鐶也柎謂把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寫得諸力愈令侯生侯犯以郈叛斷悝兩弗克都反跌駟犯以不能剮武叔之命故叛叛叛而以圍告廟故書圍赤先透一筆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寫

本意只要他容身走齊卻如何肯走妙在只不叫他走只叫他以郈事齊作人長之計忽然變作遷郈易齊介用圖郈弄他容身走不成然後好好做人情放他走去眞要絕眞妙絕

此公一喙憂要都居祀把一師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兇音凶一凶勇反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始同先以威愓之後以利誘之郈得不入其亢中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此節太弄人合補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此筆卽帶起末節順承倒頂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

侯犯之行却是侯犯自己請行駟赤之止又是侯犯出口叫止寫來眞堪絕倒

駷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識申志反又如字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用以相付○數色主反駟赤止而納魯人悉納魯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爲下武叔如齊傳○簿步古反

此篇傳兩奔陳事前半序公子地因嬖寵而强以爲君禮聽其弟後半序毋弟辰因迋兄而思以國人出悟其看兩層原一串也文以毋弟辰爲主起處兩嬖對寫而公之嬖更甚便伏下弗止弗聽之根後半我迋吾兄君誰與處一挽地一挽公無一字間小文而用筆縝密若是

約言之曰分其半足矣却細寫分數特特與四馬未尾相映所以詳寫嬖幸之惑溺也左氏好于瑣碎處看色渾是一段神理在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　鬣力輒反）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向惑溺人說是情話亦復入耳）毋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　迋求往古況二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君曰否子羞于此誰與獨處不待今日也矣）冬毋弟辰暨仲佗

齊侯句句居功武叔總不肯一毫假借妙在一邊以他竟儆出敝邑用一開一合一邊以社稷㑹家隷以天下襯寡君却作兩開兩合一邊說得極大一邊說得極小一邊說得極稀罕一邊說得極平常似此詞令宜其臭味吾端木氏也

石彄出奔陳 ○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武叔聘于齊 ○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 隱隱者可據而有之意 取助君憂之 以致郈德叔孫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為也 敢以家隷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只論理不論情對德色人固當作此便語

經 壬寅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正義曰前宋萬之亂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林注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叔還如鄭涖盟 還叔詣會孫○還音旋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誤

搭敘輕省

傳十一年春宋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林注樂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地以叛 此司馬之 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所以憂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始叛晉矣不但魯鄭自襄十一年晉悼三駕以來歷弭兵之盟亦世服于晉定六年滅許後駸駸自大又怨士鞅之侵而遂生其心從此晉有晉陽之亂楚亦有句吳之入而鄭遂與齊盟今又與魯平至哀元年鐵上敗績頻見侵伐于宋訖于春秋皆叛晉而自貽伊戚也可哀哉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 癸卯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無傳四年盟皐鼬 ○林 襄公卒比立 ○夏葬薛襄公 無傳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墮許規反 林 二氏之邑而二氏墮之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專魯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孟縶子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無傳書過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無傳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公至自黃 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者列國與動大

與孟子側又另一意思彼以不進爲殿此以不退爲殿蓋彼在將入此在未出也一則不伐其功一則不矜其名可以四休矣

衆故出入皆告廟（林）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强孟氏爲有君也莫難於墮郈費墮成易耳而公自將圍成不克是不足與有爲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 郊曹邑 還滑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於列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言與其空有厲名寧可使人譏我無勇也

仲由爲季氏宰 仲由子路 將墮三都 三都費郈成也彄盛將爲國害故仲

左繡

三都總領。以下輕放一邊。重敘兩邊。而一墮一否。各以將墮對提。前詳于敘。後詳于議。章法整而變也。

由欲 以侯犯之畔故。以子洩故。

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句音劬。頎音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為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也。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土是為公丁

夫子此處亦姑置之以待其自悟而不
虞攝相之不終也天也于人乎何尤
孫執升曰此事先儒頗疑未必出自夫
子傳謂仲由將墮三都殆其然歟

竟是爲私○、陽亦一才
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
佯士也惜爲私家用耳不知之障之○、、
尚反一音章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甲辰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
以爲之援○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
子○射食亦食夜二反林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
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者
也則曷爲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
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

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林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薛弒其君比　無傳稱君君無道○林　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　垂葭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　○寫出自在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　意茲齊大夫○邴彼命反又音丙　銳師伐河內　今河內汲郡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數所主反　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

齊景只是一輕脫人却處處要賣弄他作用凡作兩截描寫前半意在賞功錄善而失之太偏後半意在克敵致果而失之太遽皆不善用其所長者也文中如使師使字皆欲皆字唯邴唯字乃分乃止兩乃字字字傳輕脫之神

文以三乃字為片段似一頭兩脚格

意茲乘軒不過賞其與己意合耳未敢必有功也下兩告曰分明諸大夫所為

聊以覘君之應意茲爲明于料敵也者如之何其視兩君之倉皇而莫之止也徒行者竊笑其旁久矣

此篇敍晉陽之難若作四節讀則首節敍邯鄲之叛次節敍晉陽之奔三節敍奉公之伐四節敍荀士奔而趙鞅復入各以時令月日爲界限但文當以趙鞅爲主只作兩大截讀前半寫趙鞅奔晉陽後半寫趙鞅入于絳各以兩綵句爲眼目然細看須作三段讀除首節條起外下以趙鞅弃晉陽荀士奔朝歌對敍

正評作[illegible]

茲乘軒以其齊侯欲與衞侯乘共與之宴而駕乘廣 言當共載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已三月耶何其速也 何其遠也可 以巳車攝代衞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以不能成功 傳言齊侯輕所笑

蘭絲助保郭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衞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卯 午許諾 十年趙鞅圍衞衞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衞是以爲邯鄲 言衞以五百家在邯鄲 拘齒漸近國第 而寘諸晉陽絕衞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鄲常爲是故 與邯鄲親

左繡　看其兩段起處一敘荀士作亂之故一敘五子謀逐之故中間各以始禍者死爲開照而一邊添入宎干爲趙氏忠臣一邊添入高彊爲兩家智士筆筆相準末段另以入絳單結趙鞅以見一篇之主而韓魏之請只作一点以其說節具于前兩段中也前偶後奇段落明整而詳畧極變文到化工剪裁無不入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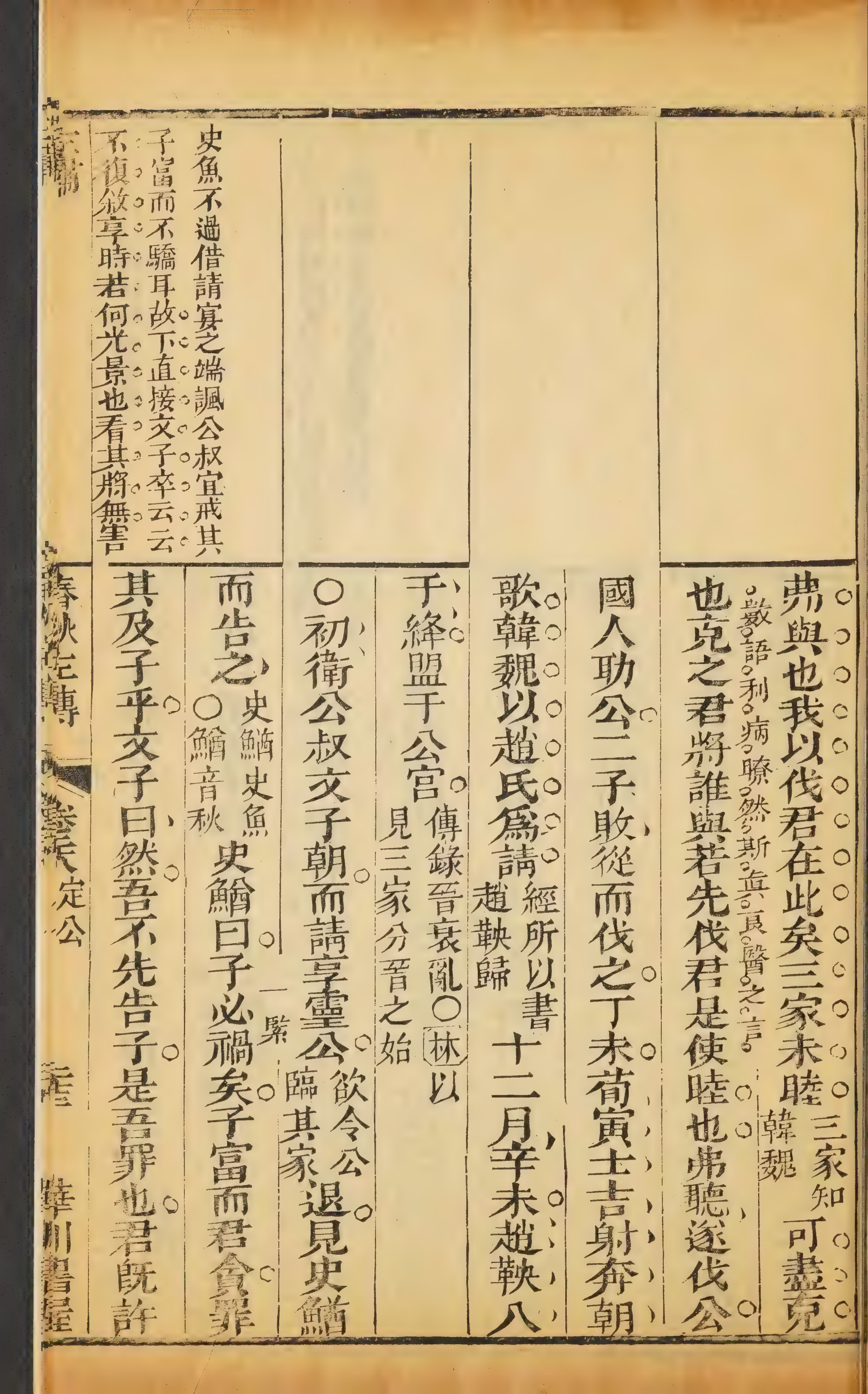
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世族譜趙衰趙夙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爲趙氏夙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計各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

兩邊都看始禍者死句雖賓主對敘亦已入荀士而出趙鞅此平中寓側之秘也作之師矣

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性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緩人乃請先備其佩衝之故與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兩截以對為遞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皋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

俞寧世曰始禍者死一句兩提公義也口相睦欲荀范為一黨曰無寵曰嬖曰相惡欲王家為一黨私情也假公義報私情是此文關要敘得嚴明兩黨各書曰亂得春秋之旨

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惡如字又烏路反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三如字又息暫反折之設反唯伐君為不可民



史魚不過借請宴之端諷公叔宜戒其子富而不驕耳故下直接文子卒云云不復敘享時若何光景也看其將無害

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數語利病瞭然斯眞良醫之言）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哀亂見三家分晉之始）〔林〕以

〇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〇鰌音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

一緊

二字隨手卸去絕妙筆法

從無害說到戍其亡乎下跟此句申說

郤重將惟子之見作件開合輕圓

我矣其君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便放懸好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此驕而不臣處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來奔傳

經乙巳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黶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戌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檇音醉〔林〕此越句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襲敗吳師射殺闔廬吳子光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闔廬卒子夫差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林〕齊魯為會止此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鄭得罪于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之以撓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以止樂祁故此宋之叛晉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

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其福○脤市軫反〔林〕周魯之交止此○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衛公孟彄出奔鄭彄書名與蒯聵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林〕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于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郈費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此文又爲知趙相惡之端安于先備並非始禍郤即以責范中行者責趙孟此趙氏之所不甘者也看兩邊各以既伏其罪敢告爲辭而一則曰晉國有命一則直曰主命舌鋒暗藏鋙于矢括耳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只兩語而順逆有法）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不識時務事大所以亡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俞云○先否形其整○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

此篇當在大敗之截。上段傳越敗吳事，下段傳吳子卒事，兩段各以檇李句相對，爲賬自然。文勢遞注下段，故伐越起報越，止註所以爲吳入越起本者，以靈

姑浮節爲承上起下可矣

此卽吳撓楚之計也添入辭令遂爾愈出愈奇

於越敗吳則詳越詐謀于前於吳子卒則詳吳誓雠于後筆筆寫得精神兩人固是一流人物

韓友一曰入郢之役吳可以得楚立庭之志吳可以得越得楚得越爲中國諸侯長是周既衰而吳振文武之業於戰國也乃大勝之後亡卽隨之勝敗無常未有若吳之速者一姓不再興豈非爾

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補正傅氏曰禽如鷙鳥之發忌時以銜其陳吳陳堅不可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行音杭下同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不書滅釋經所以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

數語爲夫差誓雠張本一句與諸兒配

封否

兒死之兆

乎

孫執升曰吳夫差大似唐莊宗

會齊會洮合傳中夾入一帥狄襲晉事
亦以兩主包一賓法

此篇敘蒯聵得罪于父爲後爭國起本其詳寫戲陽速語非稱適料事之明正表聵蓄心之險爲本事定案併爲一生定案文有即賓見主以敘爲斷者此類

年哀

元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郎

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 析成鮒小王桃甲率

幸 助范中行也

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桃如字又作姚 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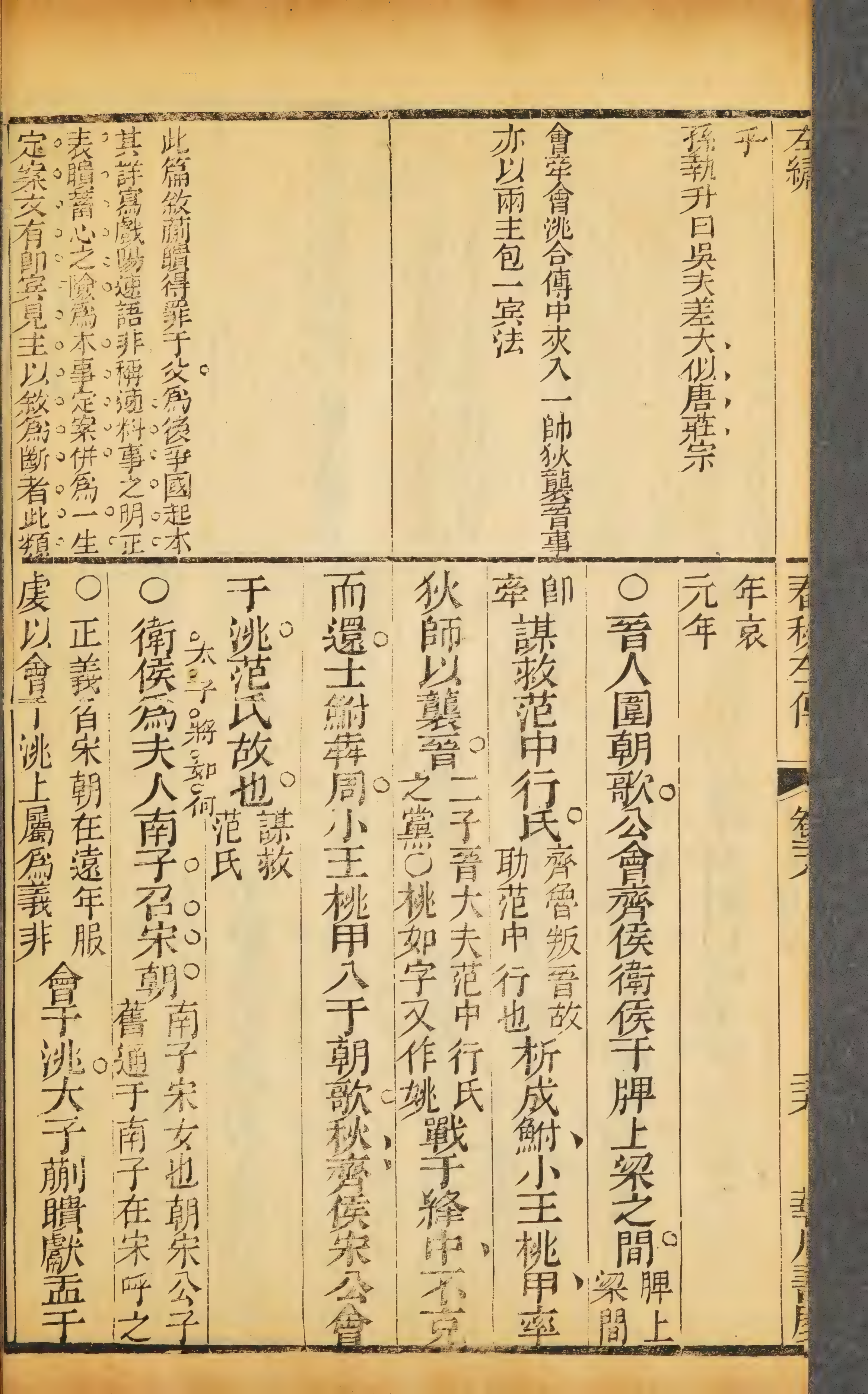
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太子將如何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正義曰宋朝在遠年服

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非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



是也

南子召宋朝可醜為夫人南子名宋朝可醜衞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尤可醜然在太子則但有幾諫號泣之一法無剚刃洒恥之一法也殺其母不義使速殺其母不義以戲陽速禍余告于人尤不義然在左氏則但有側面旁敲之一法無正面直斷之一法也論事論文固當微會其意爾

齊過宋野蒯聵衞靈公太子盂邑名也就詐亦虐矣會獻之故自衞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豭音加牡豕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太子家臣○少亦作小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自是一幾警婦人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將如何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反辱如活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

本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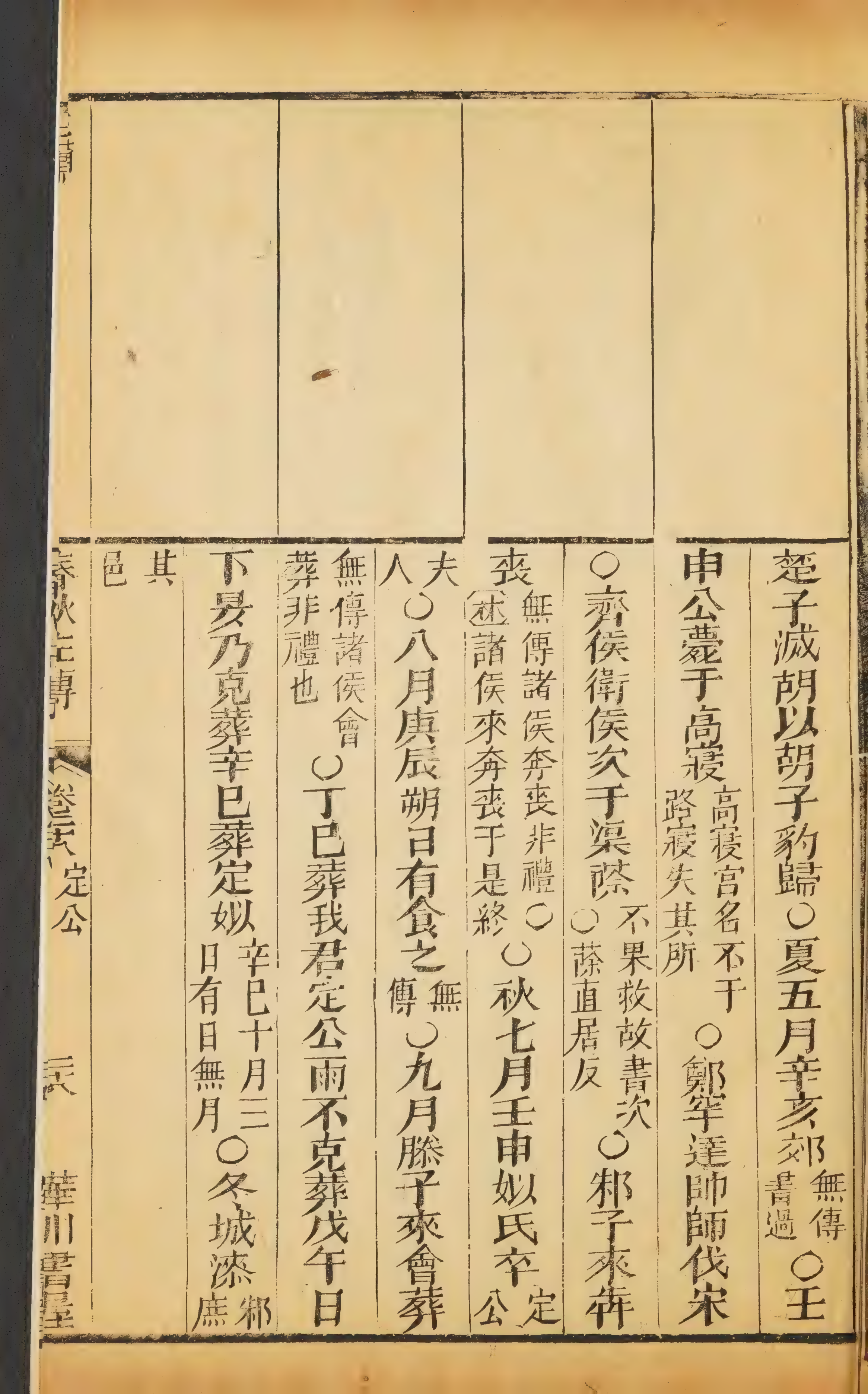
唐錫周曰太子口中三我字確是事前懸揣語戲陽口中九余字確是事後歸咎語

藉秦郯師皆賓也以主包賓而一敘于敗潞之下一敘于百泉之上只順逆法

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丙午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鼷音兮二月辛丑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〇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〇王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〇鄭罕達帥師伐宋〇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不果救故書次〇蒢直居反）〇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〇〔述〕諸侯來奔喪于是終）〇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〇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〇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〇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〇冬城漆（邾庶其邑）

左繡

以容起以玉結中間都兩對說高卑俯仰敘法整鍊斷語虛寫一筆以下泛論一層又虛論一層然後實說一層又側說一層語語精細然非有他繆巧也開口着以禮觀之四字固不同影響之談矣一以體解禮貼兩容字下語尤切焉也替也說到裡面一步近亂近疾說到外面一步遡流窮源徹表徹裏入焉度哉入焉度哉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俞）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云別其事 別其持）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大要是慳耳却託之乎命然則當攺朱注曰命猶吝也一笑

中非不幸多言不幸然多言却爲中使是中卽不幸矣故賜不幸言而中兩句正以連讀有味或以上三字截者泥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徵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挐○女居反又女加反

左繡

合觀兩節豈非里語所云無福之人夫役亡者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日夫人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者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于寢故書葬

○句拗有味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